# 居業堂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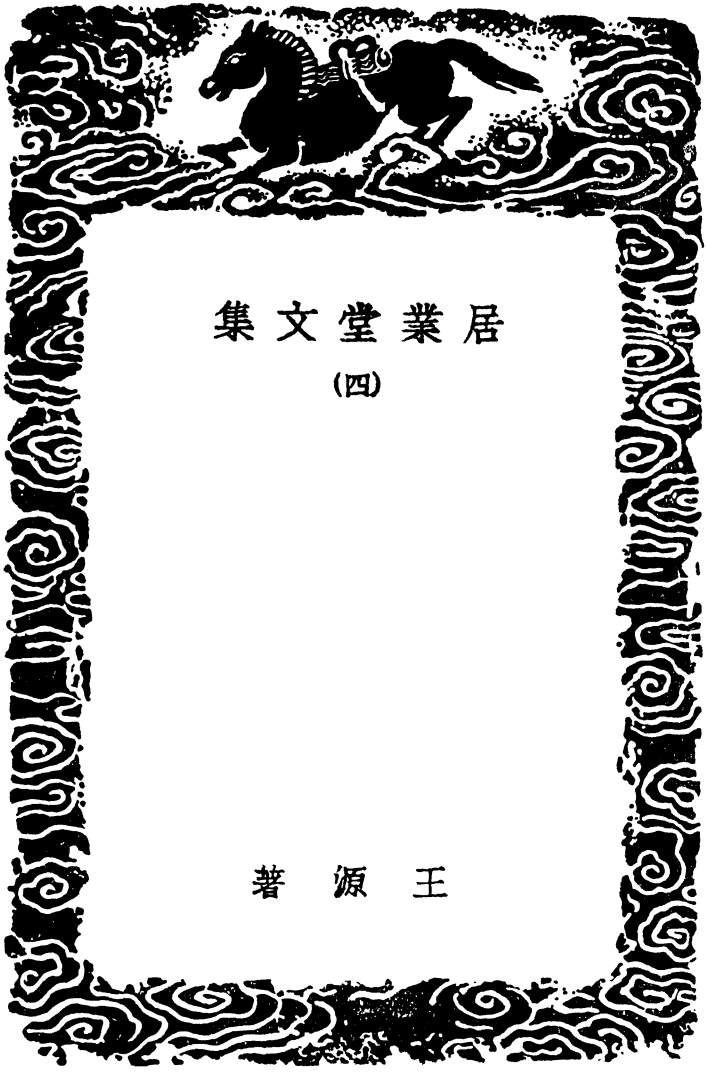
四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居業堂文集

(四)

王源著

# 居業堂文集卷十三

## 序

### 歷法通考序

火雲龍鳥紀官。亮天工而治以天事。三代下人事耳。人不如天、明矣。況以人測天而欲其不忒乎。後世最難精者。莫如律、歷。乃古器亡而黃鍾卒難恰合。以無可資爲復古之具。歷法則踵事而增。積修積密以有乾象昭垂。可明徵也。回回、泰西之歷。或謂其法勝乎中國。宣城梅子定九著歷法通考。其言曰。大法定於唐虞。所未著者、里差、歲差耳。積久而著。而後人立法以求之。合數千年數萬里之心思耳目而後精密。而合數千年數萬里之心思耳目以爲之精密者。適以成古聖人未竟之緒。蓋中星者、求歲差之法也。崲夷、昧谷、南交、朔方之宅。求里差之法也。於戲。盡之矣。且夫。歷法所以合天。當治以天事。天文所以示人。當治以人事。唐、虞遠而後人之法覺於天。有未合則改以合之。久之。又覺其未合。更改以合之。然則後世人事之近於天。唯有歷法。苟得通天人理數。淹貫中外古今之法、如梅子者。以治其事。安見唐、虞之日遠乎。梅子又曰。日月星辰。有常度矣。惟歷法不明。求其說焉不得。而占家遂得附會其間。苟歷法大著。則禨祥小術。自無所託以售其欺。余嘗謂稗竄、梓愼之術。不能不屈於子產、昭子。徐郢預知英宗北狩。及南宮復辟。亦以象緯決之。則倡議遷都北平宜必不可守。而于忠肅力排其說。一意戰守。社稷遂保無虞。是人事脩

天運無不可挽。則梅子是書。豈特明歷法已乎。息邪闢妄、解惑、之功。亦不小矣。

## 周易玩辭序

宋江陵項氏。與朱子同時。著有周易玩辭十六卷。其學蓋本諸程傳。而發其所未盡。朱子未之見。厥後。程、朱之說益行。其書遂不甚傳。蓋自田何迄於明。說易不啻二三百家。大抵其旨有三曰、蓍曰、數曰理、言蓍、言數、不言理、固非。乃言理、而不切指夫設象之義。第舉大義旁通之。則理雖明而於易初無涉。與讀他經者何異哉。且夫聖人畫奇偶。以發天地之蘊。蓋以天道日在人俯仰間。而人不察。故借奇耦之象以明之。欲人之盡人事。合天道。本至易至簡。中庸之理。非荒忽誕罔不可知。不可見。如蘇氏之說。然初無文字可考。其門不可得而入。使非後聖繫辭焉。以明其旨。而千百世後。徒即洪荒初闢所留奇耦錯綜之畫。遂能知其開物成務。彌綸天地。而極深研幾。擬議以成其變化。則非即如周、孔、大聖人不可。然則辭者、象之疏也。玩辭者、讀易之法也。不玩其辭而知其象。而能觀變玩占。以盡人合天者、亦難矣。程子之言曰。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乎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程子所謂推辭考卦者。特借其辭、以言理。蓋精於理而略於象。而朱子又祇就卦爻一指示其象義。欲人即粗以會精。而義又多未確。夫易原不得岐象與理爲二。明乎理。自可通乎象。通乎象。未始不可明乎理。然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故聖人繫辭易象。與天道人事合者也。合而言之。不合而疏之。則讀者縱明乎理。終不能曉然於卦象。或於卦象曉然。未必即能變通乎人事。若此者。非示後學玩辭之道。有未盡

乎。項氏之書。一本乎辭。以盡天人之變。而終不離乎象。廣大而不失之高。精微而不失之虛。幽而能實。一而能化。融會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無義不通。無言不貫。使讀者曉然於其辭。即曉然於其象。如泛舟滄海之得指南。覺人人可以學易。人人可以盡易之精。其有功於後學。豈淺鮮歟。夫明經以致用爲本。六經以易爲歸。若熟玩此書。則象與理備。而易之道得。剛柔進退。一因乎時。脩己治人。履常處變。無往不得乎時中之用。於以裁成輔相。而經綸乎天地。曷難哉。但其書既不甚傳。而士之習易者。又不過以帖括爲務。故見之者或寡。於是重刊以行於世。以爲學者學易之門。或不無小補云。

## 春秋質疑序

夏、商、之季。桀紂之殘暴。三代之風猶未改。至於東周而三代之勢遂大變。不可以復救。蓋夏、商之季。亂在上。東周亂在下。夏、商之變。不過數端。而東周之變。遂不可勝紀。故曰孔子懼。作春秋。竊取其義。而實見諸行事。且夫變不極。則君子之用不著。而處朝廷、骨肉、守正、行權、鋤奸、御詐之道不盡見。故當其時。不肖者履常則釀變。遇變則殺身辱名。貽害於國家。而禍流乎數世。其賢者。貞固之操。足以維世教。妙用、足以宏濟艱難。而全其忠厚惻怛之心。謀、足以肆應百出而不可窮。深識、遠略、足以洞其事之始終。而預操其成敗。春秋一皆筆之於書。而示褒貶。以昭垂於萬世。嗚呼。春秋以史爲經。讀史而不知春秋。猶涉河而不知源。登泰、華而不知其分自崑崙。不亦陋乎。括蒼鄭子岵思。既刻其尊人寶水先生所著考古質疑行世。又將梓其春秋質疑以傳。而請余爲之序。余受而讀之。或發經義所未著。或論其處事之當否。或辨三傳之誤。

而以爲莫須有。大抵皆據時勢。切事情。確乎不可磨滅之論。夫窮經不能致用。縱析毫芒。不過經生、博士之學。非聖人所貴。先生嘗從亡閩嶠。危亂之際。能拒悍帥監紀之請。迫備兵禍甯矢死自守。必待符奪其兵而後歸窴空山以歿。其出處一準乎義而不苟。則其有得於春秋可知。雖然春秋傳信之書。無可疑也。乃經義晦而傳多譌。疑生焉。質其疑而信以出。質疑、非所以傳信乎。然則疑也者信也、無可疑也。讀者其知之。

## 柳邊紀略序

山陰楊耕夫。省親甯古塔。歸。著柳邊紀略。使余序。時初交楊子。知其尚志不事舉業。識高行謹。可倚任。嗟乎。耕夫尊人安城先生。以友義赴難。罹奇禍不悔。卽耕夫可知。獨是耕夫年十三。父母遠徙漠北二十餘年。始得出塞一省。莽莽驚沙慘雪。恍惚如夢寐形容。莫辨身世之痛。患難仳離。生死之故。摧裂肝脾。雖復聚首窮荒。相慰藉。未幾又辭去。嗚呼。天下之爲父子者。至此蓋亦難矣。吾觀楊子所紀道里、山川、風土。上自遼金遺蹟。下迄當代職官。城堡、軍糧、之制。物產之殊。莫不畢載。夫古人著書。各有其意。如謂瀋陽爲京。柳邊亦幾輔地。不可以無書。則非耕夫分所應爲。如欲傳爲博雅之書。或正史氏之誣。耕夫應又無暇及。然則耕夫意安在乎。噫。士庶徙茲土者。數十年閒殆不可以數計。生雜牛馬爲奴。死與山魈野鬼同澌滅。人與地兩不相傳。如徽、欽、所徙五國城。究不知何處。況其他乎。安城先生爲守將所尊禮。其下化之。如管幼安天下。讀耕夫之書。始知其地之詳。因知其地之因先生而後顯。然則欲其地之因吾親以爲重而不

屑屑於殊方聞見以爲名者。耕夫意也。不然。其意將安在也。

## 皇華紀聞序

源爲山陰楊耕夫作柳邊紀略序。家中丞公賞其用意。因出所著皇華紀聞命源序。源謂著書苟非前人見聞所未及。吾實有所發明辨正。資益來學。雖號稱博雅。其書可不著。公嘗主試蜀中。既又奉使祭南海。身所經萬餘里。爲川、爲岳、爲名賢蹟、爲陵墓、爲草木、蔬果、禽魚、爲孝節爲忠、爲仙、靈怪、異爲文人莫不一一筆記。上證往事之誣。下可備史氏采擇。大以闡幽。小可以資博物。而雅鍊潔朴。不在見聞揮麈二錄下。且夫左氏網羅百二十四國、二三百年軼事。上溯顓黃。傍及方輿、樂麻、醫、卜。使非徧歷山川、都邑。訪之故老。搜遺文以考證其得失。烏能兼總條貫若是。而司馬遷文章。多得力游覽。顧後人有淺陋之譏。豈以所聞猶未廣歟。公自幼才名動天下。主盟斯道者三十餘年。而孜孜獎進人才。惟日不足。是編也。非以擴學者寡陋之心胸。而造就其才以進於淹雅者乎。苟非好學深思之士。何足以知之。

## 潁上風物紀序

高子孔霖、潁上人。作其邑之風物紀三卷。傳於世。夫通都大邑。無奇傑士。縱極繁盛。無足重。十室邑。有人焉。重矣。孔霖曰。吾鄉自來少顯達著述才。亦寥然風物有難沒者。故爲是編以傳之。我觀四方風氣變遷固由世運。要其轉移在人。江左古屬荒徼。東晉衣冠南渡。人文始盛。閩、粵尤僻遠。南宋來與吳蜀爭衡。苟非鬻其先者有人。後縱有聰明才俊。何所感興。以爲則傚。而日趨於盛。孔霖與余交最篤。渾渾焉。不露其

才而爽豁沈朴意念深遠吾所與期以他日之建立蓋不在區區之間也然則穎上所以傳豈徒恃此風物之紀歟

## 南游日記序

山川益我神也魁雄通博卓傑之士益我智也部婁無松柏游可不亟乎且夫古今人軼事四方形勝土俗一物一技之瑋異變巧類非鄉曲見聞所能及然而性情我固有之也裘非能温體温耳恃禦其外之寒以助其氣而體以温覆枯骨以貂狐其有益焉否耶高子孔霖放舟吳越踰嶺歷七閩西過羅浮登五羊城由章貢下影灘沿江而返身所經萬餘里性情感發於山水險麗怪秀不可名之狀態耳目新於奇葩異鳥閎覽於舊蹟碑碣之遺文識擴充於草澤英豪劍客多聞多識於近代宏章麗句亂縞廢興始末嗚乎余生於燕南不逾錢塘東西僅得齊魯宋楚之半志在四方久矣蹉跎羈紲困窮莫能遂庚午與高子訂交燕市別年餘邂逅湖口而讀其游紀如此攜酒棹扁舟溯洄中流涉石鐘之巔俛仰匡山望秋空瀏泬而慨然謂高子曰游之不可已如是夫吾子行年五十有二而其學一進在此游也乃余恨未遠游而世之日從事於游以得乎游之益者蓋無幾仰而觀俯而察游乎天地以得其益者聖人也誦讀其詩書師焉友焉所造者大而取於物者宏賢人也聖人賢人取益非遙能者何人願與吾子勉之矣

## 大學辨業序

大學原文精義縝密無閒而篇法渾全章句完備故謂爲脫誤而紛紜割裂補緝雖用心良苦然而誤矣

嗟乎。豈特經之誤已哉。聖人無無用之學。格物者、大學之首也。乃或勞心於其所不急。蹤等以求夫高遠。則聖人之功用。何由見乎。李子恕谷。弱冠受業於顏習齋先生。知先儒之解未確。沈潛諸經。博覽古今之說。參稽明辨。徧訪於時賢。久之。恍然於顏先生之說。乃擴充互證。爲大學辨業。以傳於世。辨而不爭。不聽不附程、朱、陸、王。直傳孔、孟。異哉。非豪傑之士。孰能爲之。予嘗以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者。足盡儒者之能事。德行、體也。言語、政事、用也。文學所以明其體與用也。自孟子歿而道術裂。要皆不出四者之分。而流弊遂不知其所底。宋儒一歸於德行。反經以救人心之陷溺。功可不謂宏焉。顧用有不逮。則經有餘、權不足。脩己有餘、治人不足。化善有餘、禦暴亂不足。正誼明道有餘、利天下、成大功不足。夫豈所謂大學之道乎。噫。二帝三王之天下。至宋盡失。烏得謂爲儒者之過。然講禮不講兵、刑。尙仁柔。去剛武。繩墨以束其身。佔畢暝坐以柔其習。自謂遠追三代。而使豪傑束手不能有爲。奸究得以自恣而無所忌。不但不及聖人之經綸。且遠出漢、唐名臣建立之下。甯非風氣議論所漸濡。使上下陰受其弊而不覺歟。然而宋儒、固皆君子也。雖有不逮。身心則無虧也。卽其所見未嘗不各有所得。卓然可傳於世。而非誣也。乃若後之借程、朱、立門戶以爲名。而競爲私者。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乎。予不得而知之矣。

## 洪去蕪文集序

新安有奇士二。曰黃自先。洪去蕪。自先倜儻負大志。常欲立功萬里。去蕪貌溫色和。言必稱先王。而胸懷經世之略。兩人余皆兄事之。癸亥春。余過廣陵。去蕪盡出其文。使余論訂。嗚乎。余與自先、去蕪訂交。在己

未之秋．時天下士多集廣陵．日相與縱談天地古今之變．旁及山川形勢．暇則飲博歌呼爲笑樂．其意氣之盛．慨然若前無古人者．且夫天生魁偉英異之才．似不爲無意．乃往往屈折抑塞．不使稍吐其胸中之奇．消磨老死於窮巷之中．泯泯然、姓名不聞於天下．余竊悲其人抱負非常．而竟與庸夫流俗同其湮沒．然則士不得志於時．而著之文章．以爲法於天下後世．胡可少也．去蕪弱冠棄舉子業．南涉洞庭瀟湘．縱觀衡岳．北走燕趙．歷琅邪．觀滄海．故其文章浩蕩無涯涘．有烟雲變態．而天地、日月、風雷之情狀．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莫不即一事一物而引伸觸類以會其全．乃自先數往來燕齊．無所遇．不得已．屈首一官．而余與去蕪羈窮隱約日益甚．於是益相與砥礪爲文以自見於天下．嗚乎．去蕪之文．世之人或知其工．而未必知其所以工．苟其知之．則因其文以求其人．用其人以行其言．未必無日．而去蕪年方富．天下需才方甚急．則天之生之．有意無意．孰得而測其所以然哉．

## 遂初堂集序

遂初堂集、皖江任克家先生著也．其文典則醇雅．不爲怪論膚語．卓然皆有關世教．五言古詩蒼勁似少陵．近體亦老氣莫敵．七言出入高岑、溫李、而絕句更兼蘇、陸之長．蓋先生負逸才．博學工書．自少敏妙絕倫．遭變．隱居養親．久之．始應試．登第．晚年謝官家居．益肆力詩古文．此所以可傳世而行久也．初乙酉左良玉叛以兵東下．皖應之．城中亂．先生舉家出奔．路相失．將及門．望見賊縛其尊人．夾以刃．將殺之．先生急推墮其妻塹中．不顧．直前身蔽父、哀泣求代．且出金以獻．賊擊其臂者三．既而釋之．乃負父匍匐出甫

出復呼曰母安在乃復入尋母母時匿道傍空舍中屍積門外如堵牆人馬喋喋先生輾轉劍槊鋒鏑冒萬死履屍側身入血淋灑徧體而後得母復負以出先生夙孱弱多病顧臨大難勇敢若此非有至性其孰能之至性者文之本無忠孝爲之本而以文名皆妄也先生豪以遭難失去者雖多而斯集所存每於父子兄弟之間纏緜嗚咽感人不能已豈可與今之所謂文人者同日論乎先生築堂曰遂初樓曰霄漢日彈琴飲酒課童子種花蒔藥自娛吾知先生外形骸遺俗累坐臥烟雲泉石憑覽江山而發爲文章歌詠嗚乎此其所得與古之人過不及何如也令子蘅皋以進士官行人與源爲兄弟交傅先生命命源爲之序噫燕市屠夫其言亦有所取乎卽先生可知矣

## 梁質人文集序

自魏叔子先生歿而文章幾乎熄於戲以文章名天下豈君子之得已哉孔子孟子志反春秋戰國爲唐虞不得已而刪述不得已以空言爲實用且夫輪人梓人弓人矢人之文美矣至矣聖人特欲其文之美已乎將使天下後世爲輪爲筍虡爲弓矢者盡善以利用也梁子質人受業彭躬庵魏叔子兩先生門兩先生俱負經世學弗獲用而叔子先生則以文章顯質人樸摯強毅嘗隻身走數萬里欲繼兩先生志而其文則一法魏先生予嘗以謂文章之道如用兵兵法不可勝窮而禁暴亂衞民社兵之用也苟不知兵法曷能禁暴亂衞民社而暴亂之莫禁民社之莫衞兵法又奚用也予自幼受知魏先生先生序予文嘗期以鄧仲華周公瑾乃今四十餘年而予與質人俱落拓京師窮且老依人故老凋喪已盡行輩存者無

二三。悵悵然、白頭相對。俛仰一無可爲。世情變益荒奇。非復人所料。時時握手。悲歔泣下。爲文章。呼搶天地。或痛飲酒。忼慨笑罵古今。相娛樂。而質人之文。益復沈鬱炫爛。如千金之璞。川谷澔阝干。因出其生平之文。使予序。予竊以質人閱歷深矣。燕、趙、秦、晉、吳、楚、齊、魏之墟。西盡武威。張掖。南極滇黔。迹之所及者。廣矣。山川形勢。近代興亡。成敗。荒遐軼事。得諸見聞者多矣。天地之氣之不可知者。亦既窮其變。極其致。故其爲文。莫不足以別是非。闡幽隱。維世運。斯文之緒之不隊。其在是歟。噫。經生文士。誤已以誤天下。久矣。亦有反乎立言不朽之故者乎。質人之文之傳。亦觀其用而已。

## 捐粟惠民錄序

捐粟萬石。濟其鄉之人。而不有其功。其惟古人乎。澤州陳魚山先生。非今之人哉。何必不爲古人矣。晉飢。先生鄉之人無苦飢。先生鄉之人不歲飢乎。曰歲飢。歲飢。何以無苦飢。先生閔其鄉之人之飢。曰嘻。鄉之人、家之人云爾。出其粟貸焉。貸且萬。於是晉飢。先生鄉之人無苦飢。踰年。晉有年。鄉之人計以償。先生曰。貸云者、託焉爾。賑之矣。鄉之人固以請。先生曰。吾豈鄉之人之爲市也乎哉。聚其券。燼焉。固以辭。鄉之人泣。曰。公、父母也。可奈何。奔告上官。上官曰。嘻。公、父母也。牒於部。將入告而祠之於其鄉。當其時。大司寇、先生子也。先生急使使止之。曰。鄉之人、家之人云爾。食其家之人而譽於朝。烏乎可。其辭焉。然而鄉之人誌其功於石。樹諸衢。以垂於久。曰。不忘公之父母我鄉人也。噫。嘻。先生非今之人哉。何必不爲古人矣。初。明季。先生與兄侍御公築堡以禦賊。鄉之人多依之。賊攻不能破。全者衆。國初。降將姜瓖。以大同叛。遠邇騷

焉。澤亦爲賊據。先生誓衆守。招以書。碎之環而攻。不克。旬餘解去。活者又無算。是其功不僅在一鄉一邑者也。然且不自有。況視其鄉之人之飢不啻如其家之人也乎。噫。古之人、若先生者幾人哉。今之人何論矣。先生、諱昌期、甲午貢士、封尚書。壽八十有五。八子孫十餘。司寇其冢子也。名廷敬。戊戌進士。以經術文章爲朝廷所重。天下稱爲說巖先生云。

## 省餘集序

熊君遠寄宰河南之林縣二年。寄所爲省餘集。使余序。蓋其文移、示諭。所以哺飢煦寒。令災黎實被其澤。而造就多士。俾鄉教化而興行誼者也。余讀之。慨然、曰。昔人謂守、令、於民近且重。而史漢所載循吏上者列國之相。次多郡守。而令長之賢者。寥寥不多見焉。豈近且重者之難爲。而政績不易稱歟。於戲。爲令之難。至今日極矣。顧畏其難。則愈不可爲。毅然身任其難。即無一足以難我者。蓋志存苟且。惟計其利與害。則顧忌不得不多。而實心行之。不復計其他。又何善不可爲。邪。林當災厥之餘。道殣相望。流亡者過半。君下車不數月。閭里烝烝有起色。而端士習。勵人才。風俗翕然還醇。且夫今之爲有司者。率以官爲傳舍。苟得上官之薦。或循資格。致通顯已耳。所患唯在官之得失。而朝廷設官教養之意。不但漠然不關休戚於其心。且借口時勢之難。以爲斷然不得行其志。今觀君之治林。濯以清風。撫以惠政。無一不從欲以理。又安見其難爲。而卓茂魯恭之績。不可復見於今日也。然則是編也。其所係天下之重何如。固不獨區區爲一邑之治而已也。於是重爲之序而歸之。

## 華崑嵽海外尋親詩序

無錫陸紫宸介其友呂恂令訪予。時予與紫宸交甫三四月。謬爲紫宸所推許。而恂令則曰。吾聞子立言可不朽者。吾今竊有請也。蓋其表弟華崑嵽之父。客臺灣。久不歸。崑嵽忽夢父疾且不起。寤而流涕。告其祖母、母。立辭家。踰嶺。涉海。尋之。至則父方寢疾三日。竟不起。含斂如禮。扶其柩以歸。予曩客眞州。聞徽人吳翁者。其父明末服賈西川。亂數年。無音問。翁與其弟寄養姊夫家。晝夜涕泣。亂稍定。欲尋親。時翁方十四歲。姊、妹夫力止之。不聽。置酒長跪。再拜姊、姊夫曰。吾決志尋親。親在。奉以歸。死。則歸其骨。皆不得。吾亦不返。以弱弟爲託矣。去凡四五年。竟得其父遺骸歸以葬。予聞恂令言。歎歔久之。爲述吳翁事而恂令又言華子之扶柩歸也。人皆勸其火以歸其骼。華子仰天歎曰。嗟乎。是使我不得立天地爲人。乃其去時。遇颶風。幾不免。及歸。安瀾乘風。直過廈門。予嘗以謂孝弟通於神明。非聖人欺世語。顧不誠。未有能動世之人。或迫於不得已。或因之以立名。或強爲善。而非出於自然。遂以格草木、蟲鳥。動神鬼。爲曠世不數見之事。今華子涉溟渤。鯨波萬里。如平地。果爲希世之行否也。恂令出同人所爲詩歌。使予序。予因書其言於首幷及吳翁使附以傳云。

## 吳萬子詩序

高沙吳萬子。好學工詩。於父子兄弟閒。每多仁厚溫醇之旨。而流民行、郵民謠諸作。惋痛鬱勃。居然古歌謠、樂府之遺。子嘗以謂詩者。具於情而感於物。而陰陽詘伸之理。萬物之情狀。人事興衰得失。莫不相通

相應而可以與觀羣怨事君父且夫一室寂處哀樂之端無由見一旦烟雲風雨變態呈於前絲竹百鳥之聲入於耳草木臺榭山川荒林破冢長弓大劍形於目於是油然思勃然而作其哀樂而或歌或泣各以其情應乎外夫感一而情殊情非存乎未有聲之先哉萬子嘗言有明三百年唯崆峒得詩人之旨而後人切切焉於句字間議之多見其不知量夫格調句字不肯相襲別開蹊徑以造奇出新固作者之能事然皆存乎既有詩之後如謂詩必變而後工徒求其變而忘其本而究其所謂變者不過取古人已變之調而踵其後其去不變者幾何嗟乎格調之新無難也就情景寫其眞不屑屑襲前人語而自抒胸臆未有不新者萬子詩既得其本又不必變而能新吾不知其於崆峒何如矣

# 居業堂文集卷十四

## 序

### 周生詩序

余友周生十二三歲卽能詩。積二十餘年。出所著若干卷。使余序。余與周生爲童子時。嬉戲好爲戰鬬、攻守、坐作之狀。或剡竹木爲弓矢。習射、校勝負。余閒苦誦讀。背父兄卽大言曰。男兒從戎取富貴。安事詩書。嗟乎。童穉狂言。無足道。顧丈夫事業方大。區區文字。何足爲短長。生才甚敏。賦詩、叉手立就。而時出驚人句。卽錚錚自命作者。多屈服。然余觀生似不欲以詩見者。顧往往爲詩。詩益多。則又何也。且夫豪傑之士。其方寸經營。常在天下。務爲有用之學。不肯以詞章博物分其志。志專則力厚。力厚故得諸心者精。而見諸事業如探囊。嘗念詩至今日。可謂極盛。風氣所尙。作者殆徧天下。以至戎馬之夫。荷疆場重任。亦沾沾以吟咏爲能事。收召文墨浮浪之士爲名高。而經濟之學。憒然不講。致墮功喪名。身死而禍天下。是卽直追三百如陶、杜。奇逸如靑蓮。亦無足貴。況遠不逮。而於詩人之旨。萬無一得也。周生性亢爽。每思以功名顯。而鬱鬱無資身策。妻若子不過三人。饘粥常不給。終日坐窮廬。出則悵悵無所合。年將四十。旣不用於世。不得已爲詩。詩益多。無足怪。使一旦得志。嶄嶄克自見。吾知其固將黜虛文。崇實用。必不肯以詩人終。而或者讀周生詩。謂余言不然。則試取生與余童子時嬉劇事而觀之。而又何疑乎。

劉雨峯詩集序

安宜劉雨峯樞部以其詩集使予序、曰、吾與子交三十餘年矣、今且老、吾生平悉見於詩、子不可以無言、初、予年十四五、與雨峯交、雨峯詩風流自賞、有庾開府、何水部之遺、未幾、一變爲悲慨、蒼涼、跌宕之調、蓋時時與故老、遺民、酒徒、爲世外交、所談者多興亡之事、羈旅無聊、傷心之語、慨然有動於衷而不覺也、既而宦京師數年、風景之殊、人事之情狀、閱之既熟、則又變爲蕭然淡樸、如天高涼瀏、水石澄寒一碧、於戲、天之道日變、天日變於上、人日變於下、乃其變也、日趨於無所底、而君子之學、則愈變而愈上、蓋天人之變者、氣也、君子以其不變者、持其變、持之力、則矯之矯之不已、其變不已上乎、予離安宜二十有四年、丁丑重過其地、父老盡矣、同學皆老翁、或已歿、少者抱孫焉、閭巷多不復識、而雨峯意氣如故、酒酣追話當年舊事、月白溪寒、自吟其詩、忼慨欷歔泣下、噫、人生聚散、今昔之感、何如也、顧風雅之變、唯其正、時變而不與之俱變、非詩之所以爲變乎、予所序雨峯詩者、如此而已、

蔣度臣詩序

古之人、無論出處、莫不有友以爲輔、同道相濟、同志力相成、故觀其友之盛衰、而其生平大可見、宋玉曰、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夫以坎壈失職之士、又無朋友相助、廓落羈旅、悲可言乎、此予讀蔣子度臣遺詩、不禁慨然嗚咽而流涕也、度臣爲人雅粹、與人交、眞意纏緜無所閒、其詩清微温厚如其人、十篇之中、朋友贈答居六七、蓋以朋友爲性命者、予少竊自負、視天下事甚易、每以士非賢俊將

相奇才。無足與友。其與度臣及劉繼莊諸子訂交時。去少壯不遠。意氣嶽嶽。相許卓立千古。砥礪名行。患難死生無相負。而同心膽。共舉功名。顧予生平所稱至友。不過十餘人。其最契如度臣者。最先死。十餘年間。相繼死者半。散而歸四方。與變而失其初者亦半。而予窮且老。俛俛然獨立。感憤無聊。四顧徬徨。無一與耦。嗟乎。天之所以窮我者。已無不極其致。而其友之衰又如此。則予之生平。不大可悲乎。度臣古詩。淵源漢、魏。而參以唐。近體取宋人之華而追蹤皇甫、盧綸、李嘉祐。要以眞性情爲詩。不徒以清詞麗句爲工者。予每寂處窮廬孤館。披卷一讀。心傷涕落。欲爲之序。不能就。久之始成。顧其詩之工。讀者自知之。而予則述其生死之情。訂交之誼。以見予與度臣之交。其所重固自有在。而不在區區文字之末也。

## 宜人軒詩序代

鄞有前孝廉謝公車不就。隱居十六年而卒者。曰董天鑑先生。先生卒又十六年。余出都中。途得其宜人軒詩讀之。慨然執卷而歎曰。嗟乎。名節之於人甚矣。近代文人。往往毀名收節。顧欲以詩文傳不朽。忠孝既無可託。不過風流藻績相賞。或遁空門。支離悠謬爲高。甚且暗毀其君親。以自明其無過。且夫陳容未死。臧洪孰知有容者。而陳琳才名動天下。豈容所敢望。及容一旦忼慨殺身就義。名烈烈光天壤。而琳則輾轉袁、曹間。逢人獻技。取媚悅。是琳之才。不足易容之節、明矣。況遠不逮琳。而喪廉恥辱名教。更出琳之下者。先生登內子賢書。癸未中副榜。與同邑萬履安、陸文虎、諸君子偕隱。博涉書史。爲詩一往孤淡。不屑屑古人。而詞深旨微。令讀者愀然如見其人。夫陳容無一言著述。而下視琳等。且數倍。況氣節文章並重

如孔文舉。則其去琳千百倍蓰而烏可以數計。吳門徐昭法先生。以壬午孝廉。隱靈巖。不出四十年。近撫軍湯公。屏儀從。徒步往叩門。曰。巡撫湯斌來訪徐君。先生應曰。他適矣。急越牆辟。湯公歎息良久。去。予恨未識先生面。而先侍御公自乙酉歸里躬耕。不與世事。相與朝夕切劘。問學。砥名節者。則同邑張孝廉韞仲、北平梁鵠林先生。兩君子皆高隱不仕。二十年間。先侍御與兩君子相繼歿。予小子不肖。不能率先人訓。今以奉職無狀。削籍歸。而江南北老成凋謝殆盡。感念存歿。俯仰今昔。讀宜人軒詩。能不低回歎息也。

## 張梓庵詩序

詩多得諸行役。何哉。情所觸也。孤子怨女。足不出閭里。閨闥高人。徜徉畎畝。兼葭槃澗。往往以詩傳。而詩輒工。則又何歟。且人之爲詩。其胸中各有鬱迫不可明言之隱。低回百折。發於聲者。亦有不可強之調。觸境而情生。原不存乎境。乃觸吾情者。日以多。而供吾詩之用者。無所往而不得。此道途行役之詩之所以多也。吳門張氏二子某某。奉其尊人梓庵訓。幼棄帖括。學古工詩文。爲人忼慨尚義。喜交游。梓庵以二子既成立。乃出游之魯之齊之宋鄭梁豫。北走燕。渡滹沱。觀居庸。倒馬之勝。南涉湖湘。望衡岳。踰嶺。入番禺。身所經萬餘里。與會至輒爲詩。淋漓悽惋。各隨其情之所感。而不屑屑摹擬古人。既而聞天台多藥草。乃往游之。登赤城。觀瀑布。東眺滄海。下雙闕。攀寒明。尋劉阮遇仙處。剔黃精蕨根而食之。慨然曰。我年六十。所遇如此。今當長往不返耳。會二字急。其友之難。陷於獄。大難作。家悉破。梓庵聞之不爲動。徐曰。死生命也。吾兒死友死義也。吾何恨。未幾卒於雲巖山。時某甫釋出獄。奔葬之。而某從獄中集其遺詩。寄其友某。

其友某爲余道其生平。請余爲之序。其詩纏綿悱惻。而情之所感。一往孤清。可想見其人。然余更有感者。梓庵伏處三四十年。抱其志。煢煢然以老。又見其子陷刑辟。身以客死。而其子痛其親之亡。無以伸其終天之恨。乃表其親之遺詩。欲借以傳其親於不朽也。亦可悲矣。於是爲之序。

## 朱字綠詩序

今之詩人。多取宋人糟粕爲新奇。予於蒲坂旅店。壁上見宿松朱字綠過韓侯嶺詩。和予友眘雨圃作。識力甚偉。至關中。讀其詩。竟日不釋手。臥枕上。夢魂飛動。蓋得昌黎之骨。而烹鍊之工。直追顏、謝。至序事之妙。尤卓然迥出流輩上。予嘗謂司馬遷不爲韓信存疑。直序其與陳豨語、於踵室之上。荊卿刺秦王不中、曰。吾欲生劫之。以報太子。此英雄欺人語。乃序諸太子丹定謀之初。皆遷作史無識處。予嘗作荊卿嘆。發其隱。而生平最愛李西涯擬古樂府。微言婉義。足存千古是非之公。蓋詩之道。與經史相表裏。夫豈獵夫不工者以爲工。沾沾字句之末者所可語。字綠曰。戴田有勸予肆力古文。不必復爲詩。田有古文。同人中予最所推服。斯言也。其以字綠詩既足以傳。欲其專力古文。而幷望其文之傳於後歟。抑有慨於今之爲詩者。而恐字綠蹈之也。乃予觀字綠之詩。卽不必爲古文。亦足以傳矣。況其古文取法眉山。崢嶸有氣勢。更進而求之。而其傳何疑也。然昌黎之詩。向幾以文掩。吾恐字綠之文工。而詩之傳又其餘矣。夫字綠之詩。今之人無或先之者。應與其文並傳。乃昌黎詩不及李、杜。而文起八代之衰。則其文終有過於其詩也。其詩曰。餘事作詩人。此田有爲字綠期者乎。

## 張采舒詩序

吳門張采舒義俠奇男子。以事僑家關中。予聞其名十餘年。甲戌秋。入關。采舒客耀州。聞之亟歸。館其寓樓。各傾吐平生所懷。凡十晝夜。哭歌相雜也。予初意采舒必偉豐幹。瞻視非常。持論雄快不羈。及見。悾悾不勝衣。視常下。言語溫溫。不踰聖賢之矩。而其詩和平惋鬱。有蘇、李、陶、靖節之遺。於戲。天下魁奇非常。傑士激烈。消磨於患難。窮餓老死者。何可勝數。采舒年未四十。其性情學術如此。是豈終其身困窮。一無所表見於當世者。張觀察子某。以予歸。約同人偕予爲華岳之游。既戒途。不果。采舒跨馬從予東。曰。吾送子一游青柯坪可乎。於是途中攜其詩讀之。往往如簡兮、菁之華。諸什。益知其生平。概見於詩。予把酒朗吟。夜深不能釋。及至岳麓。仰視奇峯倚天。森森崢嶸。從張超谷入。雄秀詭麗。不可名狀。數里。至希夷峽。日西墜。又聞青柯坪無居人。乃返。而采舒爲予言。峯頂險絕處。道士嘗置大鼓。高丈餘。登者至。則擂鼓助神威。怖客。索錢。富平異士宋釋之見之。立撾碎其鼓。并道傍石佛像。悉舉而投諸壑。又有孫少先者。挾異術脩道於此。乃采舒與予同宿雲臺觀。謂予曰。子行矣。吾明日將窮三峯之勝。淩晨。予別去。回顧羣峰鬱蒼蒼勃萃。白雲滃然峽中起。行至潼關。念采舒必將窮幽歷險。行吟而上。或遇異人如宋釋之輩。與抱英雄之略。遁迹神仙。長往不返。如希夷先生者。未可知。他日讀采舒詩。其所以廣予聞見。而開豁動盪其胸臆者。宜有匪乎。

## 北省豪序

予齋壁懸莊烈賜楊武陵督師詩墨刻而先人畫像掛於傍劉樞部雨峯之子席待訪予瞻拜嗟嘆良久爲五言長歌贈予意深長而沈鬱朴茂氣骨在少陵昌黎之間嵯乎有以也夫予幼隨先人寓寶應予兄汲公偕予與雨峯爲兄弟交予師梁鴈林先生亦寓寶應父師皆以患難九死餘生萍聚他鄉晨夕歌哭淋漓酣痛予兄弟日侍左右其習於感慨無聊不平宜也乃雨峯初未嘗有是而其詩往往忼壯激越慨焉有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之意且夫今之挾策入長安者莫不爲詩其才思清麗暢肆者亦時有而席待超卓不羣有如此噫沈水出河北既入於河宜隨河流東下乃絕河而南溢爲滎而東自注於海非源有不同乎庚午雨峯五十予爲文贈之憶予與雨峯訂交甫成童而予父子兄弟與劉氏及喬石林侍讀俱三代交甲戌石林來京師以所脩邑志示予備載當日同游諸賢屈指什亡八九相與欷歔慰藉未幾石林復歿今席待年且三十籍籍才名動京華雨峯爲予置酒話舊酒酣悲歌嘯呼不能已而席待謂予父兄形容頗記憶予感悼泣下既而以所著北省稿使予序嗚呼予與劉氏父子之交何如俛仰今昔固不能已於言又況其詩矯焉卓傑性情遠出流輩之上也乎

## 京華集序

京華之人情風氣每閱二三年一變變卽有古今之殊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潛江朱子悔人京華集乃五入長安所作者悔人詩最富清華朴茂格調適上神合乎古而不襲其貌蓋自幼從其先人石戶先生學辛酉貢入成均從大司成家漁洋公游而其爲人安厚和讓無畦町自

卿大夫以及布衣之士之能文者。莫不與之交。乃予自乙丑還都門。迄今十五六年。道誼之友。凋謝殆盡。鄙吝齷齪之徒。以安於世俗爲得計者。往往而是。及見悔人。相與握手忼慨太息。而悔人與人交如故。益廣譙游。倡和無虛日。詩益工。而率多和雅之音。無感激不平之調。噫。人之性情學術。相去烏可以數計哉。是時家漁洋及吳漁二公。並列六卿。以德望文章。維持世運。遇悔人益厚。獎勵士類日益力。二公主持於上。悔人與二三同志倡率於其下。相與力挽澆漓而復之於古。然則讀京華集。知其人初不知其世者。論其世。不更可以知其人乎。悔人需次爲縣令。雅量宏度。其惠化所及。將必有以移風易俗。然而士君子之遭逢。與閭閻疾苦有志者。千古同悲。讀陶淵明歸鳥。元次山舂陵行諸作。又何能不慨然掩卷而三歎也。

## 莘野集序

洽陽康孟謀孝廉。詩用意深厚。得風騷之遺。結體雅健高華。灝灝然、御空靈之氣。爭雄千古。方諸近代。其西涯、北地之流歟。韓淮陰能驅市人而戰。假令借兵諸侯。囊沙背水以破敵。顧以借兵不武。而譏其不足以爲將。是騃孺子耳。錢蒙叟之訾崆峒。何以異此。且夫蒙叟欲驅天下以從己。而自爲名。不得不自立一說。以新天下之耳目。欲新天下之耳目。不得不力排前人。謂其說之不足以相從。然後可使天下舍彼而從我。於戲。脩辭立其誠。固非可妄爲大言以欺人者。嚴滄浪、高廷禮之於詩。雖未能探其本、窮其變。然其於唐也。會心遠矣。用力勤矣。所見既眞。而論亦確矣。其於後學。不爲無功矣。蒙叟安能駕而出其上。既不能出其上。乃欲別開一徑。以爲天下宗。勢不得不遁而歸於宋。然則率天下以趨於宋。不但盡失三百之

旨。幷唐人之格調亦淪胥以亡。而不可得。誰之罪耶。癸未予入關中。故人張采舒爲予言孟謀。越歲春。訂交夏陽。得盡讀其所著莘野集。孟謀爲人朴雅。工文辭。仰然有以自下。家貧砥礪廉隅。不苟爲去就。其學篤實無欺。其詩於忠臣、孝子、高節、烈行。往往低回嗚咽。三致意焉。噫。忠、孝、詩之本也。名節、詩之幹也。勸賢、勵不肖、詩之華也。正其性情。以正家國天下。詩之實也。蒙叟何如哉。學者讀孟謀詩。亦可以興。可以觀矣。

## 屈翁山詩集序

南海屈翁山先生。以詩名天下、久矣。其生平奇節偉行。予亦孰聞之。獨恨未讀其詩集之全。乙酉。來南越。適錢塘沈子方舟。選嶺南三大家詩。翁山也。陳高士元孝。梁太史藥亭也。予嘗以謂詩人偏天下而詩亡。詩非亡。亡於詩之本。與所以詩之故。執伶人而使之歌。授之管弦而使之和。未始不成調。若詢以五聲何所出。六律何以正五聲。則茫然不知其所以。且天下何事不有其本。與所以然之故。失其本而逐其末。不得其故而但得其形容。其不失之閒鍾捫籥者。幾何矣。方舟以翁山詩使予序。翁山之詩。原本忠孝。根據漢、魏、樂府。包羅六朝、三唐之勝。而自寫其性情。際遇。大醇無小疵。直駕宋、明諸作者上。自吾師梁鶴林先生外。僅見此君。此集出。紛紛作者。庶廢然反乎。然而未敢必也。知其故者。蓋寡矣。於戲。難言哉。予少見翁山於廣陵。未深交。後見藥亭於高沙。讀其樂府。禽言。人不解所謂。予獨能解之。而十四五歲。於魏和公先生篋中。見元孝日本刀。及崇禎皇帝御琴。歌讀之。起舞。因錄存之。至今稿猶在。予序翁山詩而兩先生從可知。乃予又見曲江廖柴舟詩。新聲雄逸。亦非今人所能及。方舟、識者也。尙其采而傳之。

## 李蒼存詩集序

李子蒼存厚而眞與予交十餘年己卯始贈以詩前此交未深也於戲交易言哉道義深矣盟言夙矣朝榮而夕變矣童稺爲兄弟矢之以明神貧賤相依數十年一旦稍稍得志相棄如遺迹豈有心若是哉世風不古庸流競逐卑汙與道義日遠則與道義之交日疎耳蒼存負逸才自弱冠以詩名天下温雅和厚如其性情而不爲矯飾且夫逖成滌濫之音其性情何如乎亦道其眞耳今之詩人其性情之眞不可道也穿窬而爲於陵仲子之言以欺人尤不可以言詩也於戲長安一二故人與予都絕唯日雜酒徒落落酣歌市上而蒼存則時典衣市酒邀予痛飲縱談今古醉則笑罵近代詩人爲今所宗爲百世之師者相爲諧謔而蒼存乃出其所刻後圃編年詩十六卷使予序夫蒼存古道如故也與予交久而益篤而讀其詩見其人也顧蒼存詩行乎世予之序欲其傳諸後亦唯序其詩之所以傳以毋負蒼存使予序其詩之意而又烏可以其性情之眞爲今之詩人道也乎

## 陳健夫詩序

三百篇後詩莫盛於漢漢作者無多人人不過數篇數十篇而止噫此所以爲盛也物有以少爲貴者珪璋特琥璜爵六朝多於漢唐多於六朝宋又多於唐李杜千篇而宋人動以萬計且夫金玉少而鉛錫多以鉛錫之多爲盛於金玉有不笑其愚者乎陳子健夫詩名都下數十年南逾嶺表東吳越其詩傳播無限獨怪其西峯草堂詩蒼深瘦勁嶄嶄然爭衡於古不肯下同流俗又怪天下魁閎通偉之士莫不嘖嘖

稱健夫而今所謂名士者往往擿其短而詬病之則健夫固不可與今之詩人同日語嗟乎小人害君子庸夫妒豪傑其來久矣顧小人雖與君子爲仇猶或收招豪傑爲名高以盛其黨庸夫無小人之才而有其肺肝徒心害豪傑之能造作語言以壞其名而使之不得志於天下故屈平逐於楚鄒陽幾斃於勝詭詩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昔人所以致歎於巧言巷伯之篇而流連反覆不能已也健夫廣交游贈送酬唱時出性情相與乃數十年來其得失之數應亦有憮然不自釋者且詩人之盛至今日已極苟有好事者數十輩分立五達之衢呼詩人而識之每處以車計者應不下千餘乘然則此中可以求詩人而寄之肝膽也乎吾願健夫益斂其才不與時人競息交絕游擇人而後友將見溫柔敦厚而詩益深廉直勁正莊誠而詩益潔健夫之詩之傳也必矣

## 夢月巖詩集序

詩未亡也余讀呂元素先生詩幸焉或曰今之詩人盛矣亡乎曰今之詩人盛矣亡也鄭衞盛而韶亡莠盛而苗亡穿窬之道盛而君子亡蛙鳴蚓鳴梟鳴螘蛄鳴而鸞鳳亡先生故大司馬忠節公之後惟孝惟忠惟直惟清惟義夢月巖集所爲作乎傳曰言者心之聲觀其辭知其人澆難信其忠也浮難信其質也媚無所不可爲也諛羞惡之心不可問也先生意存忠厚故其辭悱惻而纏綿志潔行芳故有嚼然泥而不滓之概不苟同於流俗故其調高而玉爲和金爲節余嘗謂人曰優孟之眞不如叔敖之似易辨也叔敖之眞更勝於優孟之眞尤易辨也然則夜光耀而蜣丸不足以溷珠君子道長而穿窬不足以賊世雅

音作、鸞鳳鳴。而淫蛙、梟、蚓、尙足以亂天下之聽也乎哉。予故爲之序。

## 姚息園詩集序

予初聞姚少保雄才。（名啓聖、浙閩總督。）慕之。少未獲游公門。丁亥。公之子息園。以上郡司馬卓異來京師。晤予友張子少文寓。息園爲人魁秀靜雅。負逸才。其詩落落焉。風流自賞。予悅之。遂訂交。予嘗以謂詩之道不一。以我爲詩。則詩之道得。而淺深高下無弗宜。以詩爲詩。則得乎此。失乎彼。知其一。不知其有他。而昧乎所以詩之故。予每與少文論詩。歎今之可以言詩者、寡也。及與息園交。往往縱飲聯吟。走風雨酣呼爲樂。一日。談及關中形勢。予慨然曰。囊見商君說秦孝公。以爲秦之有魏。猶人有腹心之疾。非魏併秦。卽秦併魏。憒然莫辨所以。後親歷其地。乃知險阨盡在河東。秦無河東。則函關之險爲虛設。故秦取安邑。而六國平。魏武渡蒲阪而馬超、韓遂、破。非形勢使之然乎。時將雨。雷殷殷四起。予半醉。益豪。息園滿引觴予。笑曰。此豈書生所能言邪。因出其塞上詩示予。悲涼忼壯。颯然如睹驚沙朔雪。而橫槊賦詩之概。固非徒才士所能爲。然則息園爲人。蓋可知矣。嗟乎。予聞少保公奇謀偉績。如韓淮陰驅市人以之戰。如陳平縱反間離敵之腹心。如李德裕籌邊指掌之閒。如李愬用敵攻敵。而摧強如折朽。投之所往。莫不談笑成功。百發而無一失。而公初不以文章名天下。賢者其可測乎哉。少文曰。息園彷彿少保。遺風屈於時。不得展。他日勛名。其可量乎。人但知其才華贍逸耳。予曰。噫。有是哉。是可以言詩也矣。乃論訂其集。爲之序。而歸之。

## 汪淡洋詩序

易、簡道也。雖然、大樂必易。樂、易言哉。鳥獸知聲而不知音。衆庶知音而不知樂。知樂者惟君子。易簡之說。下里、巴吟、之謂乎。予常怪宋人知尊少陵而多襲元、白。嚴儀卿謂蘇、黃盡失唐人之體。自爲江西宗派。亦元、白之流弊耳。然則爲詩者。務使老婢能解。風雅之不亡者、幾何矣。吾友汪子淡洋之詩。體堅而味腴。沈鬱樸老。一宗少陵。近日詩人中蓋寡。夫近所宗者、宋也。學宋易耳。結構錘鍊。舉無所事而出語即爲詩。詩如是。豈不甚易。顧詩者、意爲主。意之所在。委折以出之。惡其直也。和平以發之。懼其麤以厲也。參伍以錯之。欲其變動而不拘也。詘伸俛仰。離合以盡之。恐其流而不能收。滯而不能達也。而又充其氣以運之。滅其迹以隱之。希微幻化。沈深光怪。於以道人心之所難言。寫天地萬物之情狀。要皆出之自然。而非宋詩之所爲易者。嗚乎。不有汪子。大雅不幾乎熄哉。戊寅予客南州。日與汪子高歌縱飲爲歡。暇則談詩。予既深服汪子之詩。而汪子亦不以予言爲謬。歲暮方舟過吳門。往往推篷對酒。霜天月明。灘流夜寒。聯吟夜分不輟。予向在京師。曾聞顧子小謝言詩。深得古作者之意。及至吳。寓其家。索其消夏錄讀之。其於古人命意、立法、脩詞。莫不心會其微。而闡其奧。皆近代詩家不之解。而未嘗稍涉其藩垣者。淡洋比鄰處。時往來談讌。予謂淡洋曰。今日詩人。小謝外君所許者。有幾。淡洋笑不答。然則詩豈易言。而詩人自有眞其所見。甯可爲流輩道乎。淡洋使予序其詩。因爲述其見如此。而相戒不以示人。嗟乎。當今日而欲起衰振靡。舍二子曷從焉。吾又不敢不以之示人也。

# 居業堂文集卷十五

## 序

### 程仙臞詩序

程子仙臞工詩能文章。予游懷安識之。其人秀卓皦爽。善談論。交甚歡。相倡和月餘。請予序其詩。予曰。我昔與子度西津之橋。登白雲之樓。坐茂樹。聽鳥音上下。而俯潺湲。詩之道不在是乎。且夫常無有者化也。惟人取而不竭者幾也。與天地精神往來莫閒者慧也。呂東萊所謂聲轉機回。虛徐容與。至理自遇者。子非有意於是哉。吾觀子之詩。調適上遂。宜然合萬物於性情而未有極。其應乎感而未嘗忘其意之所自出者。特有待於化者存也。嗟乎。惠施逐物不反。日勞勞於雞三足、火不熱、山出口、龜長於蛇之辯。不能浩浩乎與造物者游而貽蟲蚓之誚於天下。其與陋儒區區門戶聲律掇拾綸琢爲詩者。果孰異而孰同歟。懷安小邑。環山宜屬邑。山溪清邃幽蒨可悅。西津橋近郭勝境。有山門洞者最奇。欲往游不果。予詩未工。不足以紀之。而言若此。又仙臞之所笑也。

### 北行詩序

嚴儀卿謂詩在妙悟。而以入神爲極致。神妙可傳乎。或曰。自然耳。謳謠石竹金絲之響。何一不出之自然。顧謂入耳成聲。不必合乎節者之莫非神妙也。豈其然歟。程子牖村爲人雅粹淵曠。北行。得詩若干首。予

受而讀之。謂洪子去蕪曰。子深於易者也。妙萬物而爲言者易也。獨易也歟哉。洪子曰。然。予曰。嗟乎。朏村其知之矣。其音節清舉。妙合乎自然。詞婉而意腴。讀之者油油爾。梅聖俞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情。見於言外。朏村蓋深得其旨者。乃予與朏村飲酒京師。酒酣相歡角。予得梟累勝。朏村持鉅觥。脫帽連引十餘。不稍屈。及予來廣陵。偶以病酒不能飲。朏村憑陵大叫噪予。予不動。則瞬然自飲數十觴。投袂起曰。君不敢望我壁壘矣。噫。對其人如飲醇醪。而意興之豪又如此。其詩殆亦有不測之神乎。

燕齊近草序

韓觀察霍岳赴官江西。予遇之廣陵。出所爲燕齊近草示予。蓋出都至歷下紀游詠懷之作。共絕句六十首。風韻遒上。得龍標遺意。予與霍岳爲布衣交。握手燕市者十載。霍岳雖官郎署。而與予二三酒徒日沈飲。放歌呼嘯。睥睨一世。發爲詩。雄肆蕭淡。落落焉絕塵氛而上。於戲。霍岳之志何如哉。予嘗以謂情見乎詞而根於志。白香山身居顯榮。而詩清老淡樸入妙。蓋志不同於流俗。卽與世浮沈。不難自見其眞而不染。霍岳奕奕京華冠蓋。今且爲憲千里。而詩益清新。蓋其爲人倜儻豪逸。重然諾。意念之深。有非世人所知者。予把卷朗吟不釋手。飲酒申旦。而其詩有期友人卜築白下之篇。詩曰。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又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吾移家江左之志久矣。霍岳眞我友也。舍霍岳誰與謀之。

聽雨軒詩序

予幼讀李賀昌谷正字劍子歌。及夢天天上謠諸詩。軒然起舞。故酷愛長吉詩。或曰誤矣。詭誕非正也。惑

焉。棄弗讀。久之。讀漢魏樂府。乃知長吉章法。一本樂府。人不知其章法之奇。惟字句是怪。陋矣。新安程偕柳謂予曰。吾友吳鏡秋。今之長吉也。及晤洪都。則以所和長吉十二月樂府示予。宛然長吉。乃讀其聽雨軒詩。則又大半出入青蓮。而近體多錢劉風度。噫。鏡秋眞善學古人哉。予嘗謂學古人者。不可無我。有我則可以彼。可以此。而我自爲我。無我則眞宰既亡。僞古人耳。古人無煩我之僞爲。而又冒之以我。不亦惑歟。予生平略能知古文之意。惜窘於遇。不獲殫力造其室。以自成一家言。今讀鏡秋詩。不能不流連而三歎也。

## 游仙詩小序

蘊眞而化。詩之善也。比焉興焉。孰知之哉。而知者自知之。何敬祖云。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託。非游仙詩所由作乎。世以溫李並稱。誣也。義山詩也。飛卿淫詞。不可以言詩也。今之倣西崑而徒以綺麗爲工。非買櫝還珠者乎。尹生半檐爲游仙詩三十首。託體於西崑。工矣美矣。蓋有意焉。噫。意之不講。烏睹所爲蘊眞而化者哉。溘埃風而上征。登閬風縲懸圃。求矩矱之所同乎。留不死之舊鄉乎。讀者其知之。

## 燕游詩序

今之詩人。率宗蘇陸。佳者亦頗清麗快爽。但皆如一人所爲。予讀今文尚書二十八篇。篇篇迥絕古文。文從字順。一而已矣。以虞夏商周千數百年之文。而若出一手。眞者甯有是乎。廖子若村。弱冠抱逸才。爲詩英姿濯濯。其來京也。以燕游詩示予。予嘗謂明之王李倡七子社。天下靡然從風。可謂極盛。而徐文長獨

嬌然絕出倫輩。不肯與伍。眞軼羣之才。今讀若村詩。其得意處。作者豈能相尙。而雅度沖穆。風神遒上。所謂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者。乃廖子所以異也。夫以廖子之才華。足以動公卿傳當世者。夫人而知之。乃予獨賞其所以異。豈以異者今人同者古人邪。異而同。同而異。古今人必自有分邪。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然則古人所尙者。和歟同歟。廖子其知之矣。

蔣度臣詞序

文之體日變。體既變。各有其體。所宜與否。異耳。概而爲之。不善也。雖然。異而同。眞而已。余夙不善爲詞。然略通其意。讀金壇蔣子度臣詞。淸絕一往。曲暢其衷所欲吐。而運古設色。天然絕去雕飾。夫詩古文之妙。不猶是乎。然世所謂古文大家。率拉雜苦寫經傳。謂之有根據。一字未能驅遣。不知其文章何在。如猛將千數。衝車突騎甲士以萬數。而大將莊無指揮。楩柟豫石山積。而一無結構。謂之韓白公輸復生。甯有是乎。且夫眞者。性情耳。度臣友誼最摯。凡贈寄酬答之作。眞氣縕緜。益溢。夫詩變爲騷。古詩變爲律。爲詞。爲曲。體雖殊。而其傳於後不殊者。豈有他哉。世之爲古文者。讀蔣子之詞。亦可泚然汗下也矣。

雲湄閣遺詩序

雲湄閣遺詩。甯觀齋太史元配武孺人作也。孺人賢而能文。觀齋乙丑成進士。孺人以前一歲卒。觀齋痛之。每爲余述其生平。輒涕下。而出其遺詩使余序。余竊見近所謂才女。亦往往而有。無論粉飾虛華不足信。卽有眞才。其以賢行並稱者蓋無幾。孺人之詩。大抵葛覃卷耳之意多。而淸微淡樸。有遺世之致。蓋其

德有大過乎人者。孺人事舅姑孝。姑疾。侍湯藥。不解帶五閱月。疾篤。割左臂肉療之。不起。而哀毀幾滅性。後歲時家宴。輒泫然曰。吾姑何在。吾不克侍吾姑。吾何生。伏几嗚咽不能起。左右皆哭。往往罷宴。觀齋嘗與叔弟過濠。叔偶疾。孺人聞之。寓書觀齋曰。手足之情。疾患時尤切。想君以老父之心爲心。其況瘁可知已。觀齋夙以孝友稱。因孺人而名益著。嗚呼。詩之本亡矣。學士大夫率以詞華相競。乃孺人之性情如此。又得梁孟遺迹。所以片言隻字。皆得二南之正歟。初孺人無子。爲觀齋置側室。口授毛詩卒業而後進復無子。又覓一女。他方及至。未登岸。聞者麇至。嘲飲。孺人曰。此女未知佳否。恐爲人嗤。奈何。急肩輿往視。親爲作髻。易其妝脩飾之而後入。賓朋哆然驚歎。羣拱立長揖。孺人與前大聲爲觀齋稱謝。邑中傳爲佳話云。且夫婦人能逮下賢雖鈞。而讀書通文墨。則文采風流更倍。觀齋七上公車不第。食貧潦倒。而閨閣雝睦。閒銜攤書滌硯。清琴茗酒相唱和。侍妾率以孺人教。通詩書大義。嫻吟詠。左右談諧。故觀齋往者不以得失爲欣戚。今睹遺編。不禁欷歔感悼。有安仁翰墨之痛也。然余聞孺人以居姑喪得痼疾。不能瘳。後又以側室舉子。鞠育勞瘁。無間寒暑晝夜。疾益甚。遂不起。是其死以孝慈。而性恬曠夙愛鹿門高風。其村居詩有云。坐對平林月。常懷采藥行。則其於生死之際。超然無累。又可知矣。觀齋復何恨乎。孺人名德班。字漢儀。潁人。父甲午孝廉。官海州學正。

## 張氏宗譜序

譜牒古也。後世亡焉。非一族矣。雖然。後世爲尤重。古者宗法立。分姓別氏。昭穆辨。而本支百世可考也。縱

無譜。庸何傷。於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至莫辨其祖之所自來。與其族姓之同本乎祖。非世亂流亡死徙莫能保聚之所致乎。予鄉別駕張君脩宗譜。始自高祖。其前闕焉。舊譜失於兵也。而其自序。詞旨慨痛。惻惻然旁皇嗚咽。大閔其先之弗克遠述。尤恐其後之愈久而愈失焉。予讀之。不禁濟然反袂以悲也。曰嗟乎。詩所稱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其別駕之謂乎。從來亂離之際。生民百無一二存。幸而獲存。漂轉東西。不知其幾千里。幸而天下復定。而里巷蕩爲荊榛。邱隴茫然。不可以復問。數十年間。一再傳之後。能復識其高曾爲何人乎。本源失而骨肉遂爲途人。此三代之亂所未嘗有也。張氏之譜。先以表。表其世也。繼以紀。略。述其詳也。表誌次之。墳圖又次之。其所以昭示後人而垂之勿替者。可謂明且要矣。今其子孫。或家京師。或家清河。而別駕則居天津。吾知其後卽百世。子孫千億。甯或失其本支所自來。而尊祖睦族之心。不緜緜如一日哉。甲申之變。源家譜亦燬於兵。先人遁迹江左。有志重脩。未逮。源去先世益遠。益難考。今見張氏譜。始爽然於傳信之道。惟脩其見聞所及。闕其所不及者而已。若以見聞所不及。并廢其所及。則予之子孫。并予所見聞而亦泯焉。譜牒之脩。復何日之有。然則使天下篤親親之義者。莫不傳其所及傳。以示子孫。卽世變。不患其無徵。而仁孝之風。可油然而興者。非別駕所以爲則於天下也乎。

## 馬氏族譜序

古者一姓多至數氏。姓不紊。後世以氏爲姓。舉其族千數百人無復有他氏。而或不辨其姓所由來。吾嘗謂井田廢。無恆產。宗法廢。無人紀。屯政可以存井田。族譜可以存宗法。桐城馬君教思、己未試禮部第一。

其始祖諱驥、趙姓.以六安諸生.游學桐城.贅姓於馬.數傳至岡卿公、諱孟禎.始通籍.又數傳至文學、方思爲之譜.君從弟也.未竟而卒.君與其子繼之.始就吾稿以本不可忘.范文正公及身復姓范.黃公觀從父贅姓許.卒復之.自古名賢.往往而有.然非所論於數代之後.蓋自高曾以前襲他姓數百年.子孫乃欲舉而盡復其初.無是理.況馬氏自遷桐以前無可考.則立譜始自遷桐.以馬爲宗.亦別子爲祖之義.且夫後世之姓.非若古之歷千百世不可易.趙氏之前.其果出於趙與否.皆不可知.馬氏子孫.但當知其祖之出於趙.不泯所自來可矣.帝鴻氏姓公孫.未聞姬酉、祁已、滕葴、之後.必復公孫爲姓也.嗚呼.宗法廢.族譜又不脩.加之轉徙.南北西東各爲宗祖.卽同姓皆路人.五服內不相識.況易姓者乎.此族譜所以爲重也.

## 江州義門陳氏族譜序

陳氏肇衍胡公.載之經傳.江州義門.著於唐宋.爲望族者千年矣.近以世亂.族姓散亡.譜牒燬於兵.乙巳.太守祥符陳君謂其始之一源也.因孝廉啓禧爲之建祠脩族譜.鳩疏合逖.訓迪遠紹前人光.越二十有八年.余游湖口.布衣陳仲倫以譜請序.余嘗以謂先王立宗法.所以重一本而睦其宗親.故大宗小宗之所衍.雖世遠氏殊.終不可以或紊.自戰國迄今二千餘年.宗法亡.人各姓其氏.本同者殊爲異.東西南北轉徙.冒姓者不知凡幾.遭變故.譜牒存者.千萬中不一二.大抵十數世上.不能考所自來者多矣.而薦紳先生.往往淵源三代.徧取累朝同姓之賢而著之譜.以示子孫.嗚乎.一本之道.親親也.親親之道.果如是耶.唐去古視今爲近.追溯前代校易.義門譜出胡公.非必無據.且夫聚族而居者數世.蕃衍至三千九百

餘人無閒言。百犬同牢。俱以親愛相感化。自唐德宗歷南唐烈祖宋太宗。下詔旌之。表義門免徭役以獎之。歲貸粟二千以優之。夫非唐虞三代雍熙太和未有之盛乎。遭亂不能保者。天也。率德勵行無愧於先者。人也。克繩祖武。使當年之盛再見於後者。端有望於將來也。義門子孫。亦考其本支而求所以無愧焉。斯已矣。高陽太邱。甯逾此乎。

## 畿輔采風錄序

錢京兆再亭尹順天之一年。聚諸生而課之。再數月。又課之。共得文若干首。名之曰畿輔采風錄。屬余爲之序。余嘗謂文章之道。唯虛與實。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虛也。無實曷有車。無虛曷有車之用。時藝不能發聖賢之蘊焉用文爲。然數千里之背。垂天之翼。唯生物之以息相吹。而後徙乎南溟。苟非出之以空靈。運之以變化。得於無何有之鄉。而歸之於無方體。又安能心知其意。發聖賢之蘊而無遺乎。且天下有虛名之弊。有徼倖之弊。以虛名取之。而眞才之詘者十八九矣。猶有一二幸也。以徼倖得之。而播其支離謬戾之文於天下。天下高明之士。固不足敵庸陋之衆。彼以爲文之體固如是也。相與尤而效之。於是習爲荒經蔑理無文義之體。莫不蒸蒸然操左券以得之。而乘時以售其私者。無從別其工與拙。由是奇才夙學。顚仆困躓。悲歌潦倒於窮僻之中。悵悵然若將老死而不遇者。千萬中曾無一人幸而售。嗚乎。是可歎也。畿輔之才。類皆磊落英多。但亦不能不爲時俗所染。士類無恆產。子弟又以貧廢學者多。京兆於是建書院。聘余爲師。令諸生悉詣余受業。余語諸生曰。文之弊有四。曰平。曰支。曰狹。曰闊。不能抉其

所以然。第一綴其當然者乎也。反乎中庸以爲能者支也。知其所以然而斤斤繩步。猶恐失之者狹也。鑒於狹而意義溢乎題之外者闊也。平則庸。支則劣。狹則拘。闊則美而未盡善。采風錄四弊免矣。而雅麗奇正美各殊焉。諸生從此日昌月盛。使風氣之轉。自首善開之。以無負京兆養育人才之至意乎。余日夜望之矣。

## 歲試錄序

先王造士之法。自戰國後。溟然無復存者。二千餘年。後代以制科取士。制科則以八股。嗚乎。八股果足以造天下士乎。原立法之始。特欲合天下之心思耳目。併出於孔孟之途。乃文章不同於政事。自古已然。衡文者烏能知其後之忠奸賢不肖。與其才之短長而豫爲之別。不過就文爲去取。既以文取。則士亦惟八股是習。而不復計於他。豈朝廷設學造士之初心。如是已哉。愚嘗謂古詩變爲近體。陵夷至於辭曲。去三百篇何啻秦越。然學者已爲之。則旨之合乎風雅者。亦往往而有。善乎王荊公之言曰。先王取才之道既廢。而盡驅天下之才。以出乎賢良進士。則賢良進士固亦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夫士縱負奇抱絕德。舍八股何由置其身於朝廷。而自建樹於天下。然而言者。心之聲也。其性情心術。即其文。未嘗不可以知其略。則以性情心術衡其文。則品之邪正優劣。或亦可以知其概。而不至於大謬。余觀高太史素侯歲試錄。不禁喟然曰。使士子朝夕此編。盡去其浮華荒誕之陋。而一出於性靈。而衡文者得因文以知其品。而不失唐虞敷奏之義。則人才其庶幾乎。然而爲者不必盡如是。編衡文者亦不必盡如太史。難言哉。

難言哉。感慨係之矣。

王蒟林時藝序

先輩時藝。所以高出啓禎大家上者。以其渾合精義。湛然一字不出題中。而變化不可測。若金陳諸家。往往以己意爲文外溢。溢乎題外。未能盡合。而字句犄險爲古。亦先輩所不爲。顧刻劃題義。嶄嶄自出性情。縱橫奇變。各開門戶。則極斯文之盛已。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近惟予友桐城方靈皋兄弟戴褐夫所作。超然邁流俗。其餘未敢輕許。金壇王子蒟林。予宗也。與褐夫爲同年友。初以古文見訪。既而質以近藝。孤標巉削。如登危巒絕巘。盤紆鳥道。而步武夷然。時發偉議。則長空舒嘯。山鳴谷應。草樹紛披。異哉。非大家復出今日者哉。桃源人不知有魏晉。不必不知三代。螻蛄不知春秋。則必不知八千歲之春。八千歲之秋。今之趨時者。不必論蒟林可也。論蒟林者以大家。不必以先輩可也。每笑今之爲詩古文者。輒曰學某家。聲音笑貌。子弟豈必學其父兄。優孟之爲孫叔敖。僞耳。況不肖乎。然則論蒟林者。以神骨耶。以字句耶。褐夫聞予言。必有相視而笑者矣。

贈張孝子序

乙亥春。余在天津。友人淩堃功介張孝子訪余。年七十。氣磊磊駿發。瞻視非常。予異之。問其生平。山陰人也。名麒。字瑞徵。長於京師。十八歲遭闖賊之變。手刃其妻。負母逃。妻死復甦。已而避難天津。養其親以天年終。人稱張孝子云。余聞賊陷都城。烈皇帝立視皇后嬪御就死。手刃公主而後自縊。萬歲山。自古人君

死社稷。未有若斯之烈者。一時節烈之盛。夫妻母子同死報國者比比。錦衣衞千戶高文彩、至自殺其全家十七人以自剄。於戲。風行草偃。聖德之化何如哉。城陷時。孝子父楚游未歸。急匿其母他所。旋挈其妻。賊已大入。度不免。呼妻劍其首仆。復橫擊其面。鼻吻俱斷。乃去。蓋全其母。不能全其妻。不能全其妻。乃殺之而不顧。非至性純孝。毅烈感發而然哉。余嘗謂人知不忍爲愛。不知忍足以成其愛。婦人遭變。死耳。不死則辱。姑息以全其生。棄之矣。死之者。生之也。況迫於母與妻不得兩全之勢乎。丁丑。余僑家天津河北靜綠洲。孝子徒步數里造余。酒酣。欷歔抵掌。述其自幼膽氣過人。常佩劍。有殺賊立功之志。及殺妻而出。即遇賊。縛之。榜烙無完膚。罵不屈。紿賊登樓。自後銜踊身下。悶絕。樓下故亂石堆。無寸隙。蘇。視石劃然開。身無損。忽一老扶杖至。二犬躍躍。隨之。跽請救。老人曰。吾覓爾久矣。急去。吾救爾。言畢不見。出果免。又聞道涉海。溺焉。若有物負之出。得不死。吾獲倖於天。若此者數矣。妻被刃。亦未殊。三日夜。氣不絕。救之復生。終身不予怨。又爲余置側室。乃前十年死。妾亦賢。今又死。老人精力未衰。少年壯志如故。顧遲暮嫠嫠。子能爲文贈我。使我得不沒其生平。亦無恨矣。余壯而悲焉。許之。孝子去。乃燒燈呼酒而述其言。以爲之序。

## 送喬侍讀歸白田序

白田喬石林侍讀。以言事罷官。予送之出都門。阻凍故城之鄭圃。借廡岸居。越歲四月。乃歸。予將別去。石林慨然曰。予歸矣。子何以贈我。予乃言曰。嗟乎。知人之難。信哉。予與君交二十餘年。安知一旦矯矯立名節如此。昔鄒浩諫哲宗廢孟后。得罪去。田畫送之曰。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君自罷

官。無豪髮得失可憐色。怡然廓然。浩浩如有得。其志識過人。固不可以數計。乃予則以爲天下事。惟其自任而已。不自任。卽門內事。可彼此相諉。吾苟自任。豈特居得言得爲之地。卽渺焉一介寒儒。生民之大利大害。地不平。天不成。遐陬海隅。罷癃孀獨。矜寡莫不愁然痌瘝乃心。啓處食飲而經營常在方寸。且夫有伯夷之清。而後可兼伊尹之任。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顧清者潔其身。任則天下後世責於我者何限。君先人侍御公。以中翰彈射權貴。直聲著於當世。流風被其子孫。原不與世俗同。而有明尙氣節。廷杖謫戍者甫離闕而白簡接迹。紛然如夜蟲之赴火。苟謂我有此一事。已遠出乎儔類。已足垂不朽。優游嘯傲。已曠然足自潔其生平而無憾。則田畫之言。不能不爲君進矣。石林瞿然肅容色謝曰。旨哉君言。吾乃今而知君之爲益友也。

## 送胡心仲歸南昌序

江西爲吳楚之資。非英雄所重。丁巳八月。遇南昌胡心仲於江都。余久知心仲非常士。旣見。謂余曰。子胡不游。游當自吾江西始。余嘗謂金陵武昌。俱前臨大江。控南服。有雄視四方之勢。而江西縮處其閒。獨九江一郡。瀕江據鄱湖之口。爲江西北門。若東失於吳。西失於楚。則南昌數郡。如處囊中。而浙閩可以沖其膺。湘湖嶺表可以瞰其背。故卓敬請改封燕王於南昌。宸濠見禽於新建。且余生於燕。長於淮南。最愛三齊風土。行將入青兗。登岱宗。北走燕趙之郊。歷雲中雁門。逾河涉渭。南出武關。過荊襄。沿江而下。以游吳楚。匡廬、彭蠡之游。其期諸異日乎。君行且歸矣。他日相遇。燕、齊、秦、晉、山川險要。古今成敗之由。攻守之所

宜民情風土之厚薄。凡其得諸身經目擊者。當爲君一一言之。

## 送顧生序

士有非常之志而無所遇。不能躬耕服賈。則必精一藝爲資身之策。然後可尙志以養其才。嚴君平賣卜爲業。王承福以圬養其身而韓淮陰無二子之技。故當其窮也。不免乞食而辱跨下。顧生以丹青名四方。造門請者踵相接。或買舟邀之。終歲無暇日。故其家雖食貧。生竟無求而自給。余幼自廢。志尙而才下。望厚而學薄。凡醫相數術書弈彈琴擊劍。皆不能有一節之長。足衒鬻於人。以養親而畜妻子。嘗如釣鼇滄海。終年不得遇。坐視鰬鯉數千百輩經於前。不能垂竿下指。以致守饑坐困。其視顧子。能不憮然自愧。雖然。鯤鵬能搏九萬里而上。而風之積也不厚。則不能搶榆枋。燕弧蓬蘖足以貫蝨。而不能洞三屬之甲。故能大而不能小。其敵也困。能小而不能大。其敵也隘。唯大小一因乎時。而變化屈伸無往不可。故當其窮。則有以自立而不困。及其達。則可以乘時建立以顯當時傳後世。余既媿顧生無資身之策。當思所以自立。而顧生挾其藝以游天下。既可以尙其志。吾又願其養才以致大。毋徒爲一藝以自拘也。

## 送喬東湖序

喬子東湖以詩名江南北。一旦棄諸生。放浪山水。久之。北游燕。或曰。今天下方尙文。王公貴人耳喬子名者衆。斯游也。將有非常之遇。或曰。喬子多感慨。行將與燕趙間豪傑交游。以發攄其磊落不平之氣。而喬子長揖別余。立向余案顧景范方域紀要。嗟乎。方域紀要非詩人所急。游長安更無所用。果如人言。喬子

不過以詩游而喬子顧鰓鰓然不急之務是急則又何也往余見景范淵淡寡言笑心異之及讀其書乃知天生奇才用不用未可知而著書立說自可以爲天下後世法喬子之詩清微孤淡每多言外之旨吾意其入都門徘徊市上必將有鬱結紆軫歌吟嘯呼而不能以自已者然則謂喬子卽以詩游無不可也而盧龍上谷千餘里山川風土余又可以喬子之詩觀之矣

## 送衞副憲撫黔中序

猗氏衞副憲出撫黔中黔中介滇蜀之閒南達粵西東接楚溪洞錯雜山峭阻箐深土司居八九控御爲難副憲廉靜負經濟才所至不尙威刑而民自化源嘗以謂後世治平之日民物康阜不必遠遜三代然至盛者不過數十年稍變民卽淆然失所不得如三代治日之多者何哉以養民之法壞民無恆產而未嘗有久遠之計也乃井田廢已久舉天下畎畝盡爲私田無由奪其有而爲之產而封建不得不爲郡縣又治之所不必復然則民之恆產終不可爲之制抑別有因時之道潛移默運可經世而行久乎黔中古羅施異國地先王聲教所不及乃今蠻夷各君其土奉正朔供賦役大臣持節以臨之儼然五等錯建一州而統於方伯之制嘗考明有屯田三十九萬二千餘畝近逆亂旣平土司多爲郡縣若因變立法因勢定制籍曠土招流亡存遺法於荒徼以爲制民恆產之權輿亦孟子講王道於區區五十里之滕之意也公其無意乎

## 送馮敬南序

馮子敬南爲蒼梧司馬。既行。屬錢子亮功索予文爲贈。予與亮公論敬南爲人。因及孫公白谷慨然抵掌燭見跋不休。敬南與公同里。世爲姻戚。予亡友高孔霖嘗爲予言敬南年少登第。文章名天下。而負奇氣。卓犖喜談兵。有孫臏門遺風。及與交。果然。予嘗歎明季諸臣。日紛紛竭其智計才氣於爭黨。而戰守方略。國家安危大計。無暇實究。前者倡於上。後者熟習見聞。競起和於下。於是君子小人同歸誤國。才不才俱不能有爲於天下。而宗祐隨之。假令孫臏門之才。得盡展其用。使士有所楷式。摩厲爭自效於朝廷。天下事豈竟淪胥莫救而一無可爲者。嗟乎。湘灕洞庭之滸。蘭皋杜洲風嫋嫋。衡岳七十二峯帆影蕩搖。二妃三閭大夫。賈長沙遺迹。足以供敬南憑弔而感發其文章。歌詠者何限。夫朋黨之禍既熄。而萬里昇平無事。敬南縱負奇無所用。欲不發之文章不可得。即佐郡嶺表。風朴事簡。固必當以吏治顯。然粤西向爲戰場。十數年來。劇寇消磨。而韓襄毅、王文成、餘烈猶有存者。且夫據鞍矍鑠。馬伏波老矣。王伯安夢中銅柱題詩。方其少也。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予所以贈馮子者夫。

## 送房湘厓序

吾於捕虎。得爲政之術焉。仁主於生。殺殺人之物以全其生。非仁乎。縱之。非仁也。殺之不得其術。不足以成仁也。吾友房子湘厓以進士筮仕得萬縣令。使其僕於山右曉行。圉人先遇虎道傍。右上坐。驚踣懸厓下。僕急下馬。右拔刀。左控馬。僕行自遮衛。冀虎攫馬去。已免也。馬過虎前。頓伏不能進。僕舍馬。兩手握刀。擬虎蹲而俟。虎騰起。刃迎剚其腹。虎大吼。騰嚙後來騎驢者首半去。數里。流腸僨地上死。而僕竟無恙。且

夫豪強奸猾民之蠹也鋤之之道三一曰借其力還斃其身一曰得其要領以執其命剛果迅發卒然臨之俾莫遁一曰示之弱使自蹈於殺機而我若無所與子產之逐豐卷誅公孫黑非此術乎仲尼稱之曰惠司馬遷列之循吏有以也吾與湘厓交二十餘年其文章雲翔鶴舉超逸絕塵表與人交油油然和粹無所閒其爲政廉而能惠不待問也乃吾因其僕而爲捕虎之說進亦韋弦之佩之義云爾然僊負羈之妻觀重耳之從者而知公子必反其國則觀於湘厓之僕而湘厓又可知矣嗟夫捕虎之術非一端也有超乘其首踞其項而殺之若蟣蝨者有持兵與鬬因勢乘便植其喉柄入地且尺許者有伏穴傍薰之出勒其尾以踊之而仰刃於其腹者要非知其性情與其材之短長安能制之掌握有如此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兵法曰形人而我無形若夫機毒矢伺其所出入我閉戶從容高枕聽其自發而自斃焉又善之善者矣

# 居業堂文集卷十六

## 序

### 送徐侍讀歸里序

人才消長。係乎一人之進退。今天下人才之賢不肖何如乎。余與慈溪姜宸英江浦劉巖諸子。咸受知於德清徐侍讀。未幾侍讀歸。余以先君子崇禎遺錄質之侍讀。侍讀慨然曰。吾志在明史久矣。今歸且老。尙其爲外史藏之山中。俟後世乎。余竊觀明季之禍。在門戶。門戶成於刻忌之小人。顧小人禍猶淺。小人而託於君子。其禍深入人心。中於國家。至大而不可解。且夫數十年來。負天地山海英奇之氣之士。不以功名顯。愁悲坐嘯。老死窮巖絕壑無聞者。何可勝數。夫賈誼、董仲舒、王佐之才。率由申公、轅固、伏生、諸老師宿儒倡率興起。而房、杜、李衞公俱親受業文中。在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而小人則眈眈側目。批根不絕其類不止。蓋小人欲逞其私。快其恩仇報復。而君子得志則有所牽制顧忌。且將遠出乎其上。故必多方抑沮。務使之趦趄不得用。又不肯顯然自居小人之列。往往乘間抵隙。竊取形迹之近似乎正。足以煽惑天下者。大聲疾呼以持之。陽以聳愚者之聽。收召不肖之羽翼。陰以濟其排陷狡賊求富貴利達不可以對妻子奴婢之奸圖。迫其志既行。成天下不可救之禍。而彼則辱身喪名。自以其穢德暴著於天下。於戲。假令明季有老成碩望爲國家愛惜人才如侍讀者。盡取天下奇才良士。加諸上位。太平曷難

致哉。鴟之嚇也以腐鼠。搶榆枋者。時則不至而控於地。烏知夫天之高星辰之遠絕風塵九萬里而上。尙有其人在乎。德清百里內山溪環碧。舟行十里百折。水清明若空。四面樹阜錯障起。竹樹蔥蒨濛翳。冥冥窈窈。侍讀絕塵抱膝吟臥其中。以董狐、司馬子長、論定一代是非而垂諸不朽。噫。舍侍讀吾孰從之游者。

## 送家令貽宰茂名序

家令貽以進士授廣之茂名令。地盡南海。去京師八九千里。或曰荒遠多流逋。難爲也。令貽曰。無難也。仲尼以相業期大夫之老。告邑宰不異乎諸侯。而孟子視滕不逮魯宋遠矣。顧其所以教之爲國者。莫非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余向與令貽論文。相期爲經世之學。不屑屑詞章。而令貽深沈氣度。簡曠閒樸。絕無時俗矜張自喜態。於戲。時之難。聖賢亦不能強之使易。獨處極難之時。而務盡其道所應盡。不稍存疑沮苟且之心。此聖人所以傾否而天地之心之所以見也。虞詡爲朝歌長曰。事不避難。臣子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既而威名果大震。功烈赫赫光史册。語曰。治大國若亨小鮮。令貽之才於是邑也何有。嘗考陳高州太守馮寶妻冼氏累立奇功。至隋封譙國夫人。而宋端宗所駐碙洲。卽在其南大海中。儻拜冼夫人之廟而問行至海上。南望碙洲。惝恍杳冥。其傍徨弔古悄然無窮之悲。與天風海濤日月混合。水天出沒。蜃市魚龍。鼠鬣萬狀幻化。足以摩盪其胸臆。吐納浸灌而發爲光怪。與造物爭奇詭者。余又將於其文章見之矣。

## 送臧侍御序

戚君喟亭爲御史三年。多建白有聲。一旦、請假去。或問君來何期。君笑不答。初君與余有卜築金陵之約。余友甯觀齋、劉繼莊、蔡瞻岷、諸子凡十餘人。俱相期偕隱金陵。脩道人者。君里人。負異才。學神仙術。隱燕市。嘗謂余曰。戚君有心人。知子。子深交之。時余交君未深。及讀君文。始知其抱負卓犖。而仕論有云。聖人仕見功。不仕亦見功。用舍有時異。利器操乎己。嗚乎。君生平概可知矣。今天下省會莫大於金陵。風土雖南北。江山雄秀壯闊。可潛可見。而四方人文聲氣通焉聚焉。詩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我友何須也。須我友而涉乂何也。君終有意乎。

## 送孔東塘戶部歸石門山序

曲阜孔東塘先生、以戶部主事晉員外郎。罷而歸。王公貴人下逮布衣之士。莫不惜之。先生曰。毋惜也。吾母老矣。不能養。今歸養母。且得葺吾孤雲草堂。著書終餘年。幸耳。何惜爲。予知先生久。是時初往謁。則讀其所爲桃花扇傳奇。蓋譜宏光南渡軼事。借兒女之情。寫興亡之故。情詞淋漓悲宕。予又質以先君子所爲崇禎遺錄。相與忼慨太息。而先生又謂魯城西南數十里有山。俗呼爲石門寺。無名。邑乘亦不載。予往游。得異境。巖壑奇邃。秀偉。藤木糾鬱。飛瀑泉澗。淙淙瑟瑟。昔杜甫訪張氏隱居。賢與劉九法曹鄭瑕邱宴集。卽其處。蓋所謂石門者也。共十三峯。屈如龍蟠。別一峯抱其中。曰涵峯。蒼翠孤懸而削。予結草堂其上。顏曰孤雲。家居終歲。栖息其上。足樂也。嗟乎。今之留心人才。以朋友爲性命者。幾人哉。先生以文章博雅重於朝。羽儀當世。而孜孜好士不倦。士無貴賤。挾片長。莫不折節交之。凡負奇無聊不得志之士。莫不以

先生爲歸。先生竭俸錢、典衣、時時煮脫粟、沽酒、與唱和談讌、酣嘻慰藉。今歸矣。悵望黃金臺。喪回市上。悲歌狂醉者何人乎。俛仰天地。瞻懷今昔。能不悽然泣下也。

## 送廷尉常公歸里序

源自幼聞先君子談前代朝儀典故。暨目擊中外軼事。娓娓忘倦。或侍飲至夜深。相對欷歔不寐。及來京師。耆舊盡矣。往往從布衣野老訪問當年之事。而草野流傳。多與先君子之言不類。於戲。史氏所載。率以門戶愛憎失其眞。數十年間。既多不可辨。而典章故事付之荒略無可考者亦多矣。廷尉常公百子。熟習先朝故事。源與公子九疇爲兄弟交。事公如父。執每過公。談讌竟日夕。竊歎咎繇庭堅。不祀何與於魯。華清宮霓裳部曲樂。其所以亡者。君子顧爲唐虞夏商千數百年聖賢遺裔生其感慨。而天寶遺事至今聞者傷焉。且夫棁棬書册。悽愴秋霜春露。況事在朝廷。乃所以考三王百世以俟後聖。則公之言與先君子合者。歡然相證。其所未嘗聞。深幸得擴其淺陋。又恨先君子不得與公上下其議論。而何能不扼腕以悲乎。公之先人司徒公。崇禎時。居兵垣數載。籌兵禦寇之疏。不下數百。遭亂。橐散失過半。時以脩明史輯崇禎長編在史館。公借閱。乃得盡見其遺疏。錄而存之。嗟乎。以公之熟於聞見。而家乘之文。尙有所遺失未備。則其他遺軼者。尙可問乎。公酷愛源文。以爲得太史公筆意。往往慨然勸以明史自任。源愧非其才。且窮愁困餓。無暇及。辛巳。公予告歸。源送之。濟然涕下。自念志在明史久矣。如公知我固無幾。而證傳聞之謬。存是非之公。識大識小。存一代典章文物於不墜。舍公更有何人。乃一旦浩然歸去。小子後生。伥伥然

何所資疑而取信。欲他日躡屬中原。造公之廬拜牀下。更訪遺文而成所謂名山信史者。其可必乎。其可必乎。公名翼聖鄱陽人辛丑進士。

送王大宗伯致仕南歸序

進退俱有功於時。是爲龍德。有龍德者爲大人。古之爲大人者幾人哉。宗伯吳廬王公。以德望文章爲當時所重。屢欲告休不許。久之。察其志許焉。公家黃岡。而築別墅於金陵。乃退老秦淮河上。源於是知古大人之志之不同。而巢由之徒。不足以爲大人也。天之光在日。借之爲光者月與星。而火者日之餘也。日往則月來。日月所不及。而火及焉。人知月與火。而烏知其爲日乎。公立朝數十年。功名已著於天下。而好賢下士。孜孜常若不及。夫伊尹、太公。得志行乎天下。不必論矣。若伏龍、鳳雛之業。房李之勳名。何莫非龐公文中子之經綸。而借手以施之於天下。金陵風土。兼乎南北。四方之所輻輳。士之不得志於時而游歷其土者。往往而是。公雖退老。而造就獎掖以成其才。以供當世之用。夫豈從來歸老林泉。不復以天下爲志者。所可同日論乎。或曰公善導引。學神仙術。是行也。將輕舉遠游。穅粃六合。蜉蝣天地。何有於人世之盈虛消息。不知天予聖賢以心思耳目。原使之竭其力以輔相天地。而安天下之民。非使之自私而已。假令徒以其聰明睿知爲自利之具。則伊周孔孟之爲神仙也久矣。彼蓋不肯以其身爲我而捐之。以爲天地萬物。此所以爲大人也。然則神仙者。非大人所不能爲。乃其所不屑爲者也。我公之志何如哉。仍羽人於丹邱。蓋亦有所託而云然爾。

## 送成乾夫任南安縣序

考工記云。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故察車自輪始。令長之在天下。不猶車之有輪乎。故治天下自令長始。輪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樸屬所以爲完久。微至所以爲戚速。吾友成子乾夫文章宏雅絕俗。與人交樂易恂恂如不勝衣。及令贊皇。單騎入太行山賊壘。忼慨諭降。數十年桀驁負固之寇。以萬數。又有武弁怙權勢縱虐。陽與之好而陰除之。民以安。於戲。安上而全下。令長之責爲尤重也。下全而上始安。假令明季之爲令長者。悉如乾夫之才。則亂無自生。生亦可弭。而綏寇之禍何由成乎。予嘗笑董仲舒負天人之學。明帝王之道。至論政事之得失。則云非其所及。是天人性命無與於政事。而政事得失非儒者之所究。天下亦何賴有儒者也。乾夫爲諸生時。有豪強侵奪宋丞相陸秀夫祠地。紳士皆莫問。乾夫倡議糾衆力爭復之。及成進士。又有賊魁事發當誅。知乾夫可得諸上官。乃以重金幷其十四歲女賂乾夫求解。乾夫佯許之。即以其賄質之官。以證其罪。而惡以除。其矯矯厲丰裁而權宜妙用有如此。故其吏治有尹翁歸、韓延壽之風。丙戌復任南安。南安者。閩巖邑也。將別。執手謂予曰。子何以贈我。予曰。君之才固有餘矣。但今之有司。益難爲也。惟忠信以濟其權變。權變而不失爲忠信。其庶乎。乾夫曰。然。乾之九四。其爻辭可玩也。予曰善哉。小宛之卒章。吾爲子賦之矣。

## 壽閻再彭先生六十有一序

壽以十。不以一。再彭先生曷壽一。微意也。微意曷爲則壽一。或曰。先生失厥偶。六十之辰。子服未終也。不

忍乎夫人與子也。故壽一。或曰然。或曰不然。古之人有大過人之行而不樂居其名。有不可告乎人之隱而託迹焉而自晦。易曰。儉德辟難。有以哉。余有以知先生矣。生之辰某。暨甲子之週非某也。逾年始某焉爾。逾年始某焉者。復乎始也。余有以知先生矣。石有玉。美厥中。蔭在野。斂其榮。烏乎知之。知之以其微也。先生草堂曰眷西。堂何以眷西。予知之乎草堂矣。

## 張太君八十序

癸亥秋九月。淮陰張子天中母壽八十。天中再拜請源爲文以爲壽。源兄弟與天中。誼若同生。太君視之猶子。故知太君生平甚悉。其相夫子克勤以順。教子識大體。撫子姓宗黨以仁。雖重負之而周其急。濟其空乏無閒。鄉黨無親疎大小。莫不稱其賢。太君之德如此。其享大年宜矣。而吾於天中更有感也。天中質直純慤。接納賢豪士如渴。南北士過淮。主其家者踵相接。而家甚貧。太君竭其力供朝夕。不怨不懈。余嘗見向之好士爲豪舉者。所在往往而有。然究其意。固非無所爲而爲。故所交類皆詐佞猾誕之徒。久之而大拂其意中所期。遂脫然一切屏絕斥去。視賢豪士若仇。拒之唯恐不遠。嗟乎。天中無所爲而爲。而太君顧能怡然以成其志。數十年如一日。可不爲難乎。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蓋言行君子之樞機。而首被其化者爲妻子。故妻子之賢。率由於夫與父。天中先人儀庭先生。性豪邁。甲申乙酉之際。嘗爲游擊將軍。駐兵彭城。志在復仇討賊。後遂遁迹草野。而交游徧海內。嘗脫手數十百金無所恤。當是時。太君方四十。天中才十餘歲。目擊先生磊砢大節。既多且久。故視好義爲尋常。迄今又且四十年。而太君

成八十向之好士爲豪舉者消磨不知凡幾而太君獨成其子以繼先人之志謂非先生之教不至此源兄弟與天中交二十年或數年一見或一年數相見總與訂交之日不稍異交游中蓋寡而其性至孝年五十餘左右就養如嬰兒率妻子孫承歡無違色太君賴以無憂康甯少疾病源兄弟每登堂拜見朱顏白髮神明清健故知其壽之期頤未有艾也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 洪翁八十序

余父七十洪子秋士爲之序既而謂余曰吾翁八十子烏可以無言翁之誕蓋在癸亥秋九月也秋士非夙貴顯其生在丙戌使以其才致身榮顯應不待弱冠而已然乃竟兀然舍去甘心窮餓百折而不悔而衣食日以不充親日以老使其堂上愁嘆之聲怨憤感激之言朝夕惻惻焉入於耳而動其心則秋士亦未能終守其志而不變且夫毛義捧檄色動固以家貧無以養然其所處必有非祿養不足以爲歡者不然傭書賣菜何不可以爲養而必沾沾於州郡之辟舉爲然則秋士自束髮讀書以至於今垂三十年而泰然處之如一日翁之賢蓋可知嗟乎士各有志得志天下蒙其休不得志著之文章爲後世法功名固不必自己出然有志者事竟成未必終無其時與其遇善乎秋士之序曰隱非難龍德而隱爲難蓋龍之隱見無常與時偕行而非終於隱者所可比吾聞翁忠信平生樂善不倦視不義若浼至今視明聽聰神校往時倍王然則壽固期頤未有艾而終見其子必得志於天下以大其宗而顯揚其親者吾又可以秋士之言卜之矣

立士六十序代家大人作

身在鄉里而德足以盡倫器足以當天下大任致治戡亂有其才凌轢古今磅礴天地有其氣而視流俗貪鄙險佞不肖之風瞷然泥而不滓而超然有以出乎其外則可謂豪傑者矣余同譜兄弟立士秦郵人少以才氣顯叔文通公嘗謂余曰此吾家謝幼度吾當讓此人出一頭地文通公身居將相役屬文武將吏以千數閱人不可以數計而鯁鯁焉獨以非常目立士則立士生平抱負可知也且夫乘時建立卽庸人亦得以功名顯而挾出衆之才窮居里巷夷然無所慕於外則斷斷非豪傑不能以立士之才氣何難致身通顯乃以孝廉家居躬耕教子孫數十年迄今六十而得失不以累其衷獨以正直矯頹俗行愈潔德愈進則與世之邀一時之名而碌碌無所短長終不免爲鄉里所囿者可同日語乎余僑家秦郵前後垂二十年知交蓋寡今老矣白首窮途獨時時從立士杯酒話故舊爲歡然竊怪立士持論嚴正而踔厲風發經史百家之說旁引曲證娓娓數千言不倦雖少年有不逮常以六十老翁竟無所用於世而立士則謂天生豪傑不必爲世用爲世用者不必皆豪傑以此睥睨一世閒嘗罵其座人然則豪傑之生天果無意於世乎亦用之更有時乎噫余行年六十有九不知天生我之意久矣今於立士何能不慨然也於是爲豪傑之說以爲壽其或以爲知言而進一觴歟抑更有偉識卓論足以起余衰而振其髀肉之感也

萬季野六十序

高士萬季野浙人客京師成六十時丁丑春正月萬子以戊寅生生數歲遇亂迄今五十餘年亂極而治

而萬子方六十。噫。非萬子所遇之幸哉。大瓠可以浮江湖。貌姑射神人。塵垢粃穅可以陶鑄堯舜。三月粢糧。不可爲適莽蒼者道也。而焦桐之遇。已不爲不幸。矧嶧陽之材之全其美於天者乎。予與南豐梁質人嘉禾吳商志新安宋豫庵、貢自先、蔡瞻岷、漢水楊東里福清許不棄、黃叔威、龍眠戴田有、孫幼服、毘陵錢亮功下相徐壇長共置酒商志寓爲萬子壽。酒半。自先談黃山雲海之奇。謂戊辰中秋前四日。登文殊院。俯視諸峯雲簸揚上下。風起西北壑之須臾濤驚浪疊。溶溶浩浩。奔騰澒蕩。羣山俱滅。而高峯撐拄外突雲薄之峻拒不受雲怒回瀾噴湧。因風躍起千百尺。跨焉乃盡沒於是淼然。滄海極目。不知其幾千里。獨天都蓮花兩峯浮其上。而萬壑風聲在下。如長鯨怒吼。鼓浪排空。欲出月影。化爲波光。日出朱霞。倒景萬狀。忽天風起。雲濤四裂。羣峯露頂。如鳧鷗零亂。頃之海頓涸。依然萬峯羅矗。語罷。諸子洒焉神動。而商志預請不棄畫長松怪石於壁。座上颯颯烟雲超忽。萬子喜。舉觴顧諸子曰。吾與諸君。何異置身海外三山。拍浮邱而挹洪厓。其各爲詩贈我。乃狂飲劇醉。諸子各賦詩以贈。予爲之歌曰。天風吹兮海雲寒。露溥溥兮夜欲闌。長予佩兮高予冠。倚扶桑兮珊瑚竿。路渺渺兮思無端。馭青霓兮驂白鸞。沐日浴月爲金丹。駐君華顏頮玉盤。何須杜蘅與椒蘭。雲中笙鶴鳴和鑾。與君共挹朝霞餐。東觀滄海生回瀾。

## 張天中七十序

淮陰張子天中年七十有一。神明如三十許人。學道蓋有年矣。予過淮問其學。曰治心而已。時自觀其念之所起。遏妄以存眞。妄去而眞存。其庶乎。今某幸其遏之差易焉爾。吾聞佛龍之亢。老氏龍之潛。或出乎

世。或不入世。要皆絕人以爲道。故能長生。能不毀。聖人龍德而正中者也。日勞其心思耳目以參贊化育。其所爲長生不毀者。固自有在。而豈若彼之道其所道也乎。吾與張子定交。張子年未四十。忽忽三十餘年。而張子且七十。此三十年中。盈虛消息盛衰之感。固有志之士所長吁掔腕鬱紆侘傺無所控告而不能不憾於天者。張子學聖人之道者也。能淡然忘情於物以自全乎。抑知天之無與於人。而自有其眞宰存乎。噫。不涉滄海。不知水可以生火。不游渭北。不知鳥與鼠爲雌雄。天下事之無理者。亦復何限。宋儒曰。天者理而已。理出於天。不可以理言者。未嘗不出於天。理與非理。聽天之所爲已爾。烏覩所謂天卽理者。如宋人所云乎。屈大夫曰。仍羽人於丹邱。從彭咸之所居。又曰。與天地兮齊壽。與日月兮齊光。其知天之至者與。然吾願張子治其心以幾於不遠之復。由復以之乾。潛見飛躍。無往不可。由此盡心立命。而使天之從乎人。則其學又烏可量也哉。

## 吳翁七十序

甲子客眞州。聞吳翁威克少嘗尋親萬里外。後爲友人作尋親詩序及之。丙子翁年七十。予友洪子去蕪來京師。爲文序其生平。而爲之徵言於予。予乃知向所聞者。尙未悉也。蓋其翁游黔中。予誤爲蜀。且聞訃而往。以甲子四月期卽以柩歸。與予聞俱小異。又所遇李博士、彭先翁諸人。閔其孝而左右之以達於黔者。皆予所不得詳。然翁所以壽者孝。孝之所以傳者。在以成童之年。孑身匍匐兵燹盜寇蠻獠之壘。而歸其親柩於荒徼之外。固不存乎時日之不訛與否。予讀有明紀載三百年中。訛謬何可勝數。竊以謂脩史

者。但當核其大節之是非眞僞。若無關輕重不必究之處。卽概從略。不害爲信史。且三傳互有異同。而司馬遷又別多傳聞。彼豈不能核而歸諸一。要以大端不失。而疑信並傳無不可者。去無謂翁孝義德讓植於性成。遇善行恥後於人。如脩學宮。立社育遺嬰。周親朋之急。而好賢不倦。皆其表表可稱道者。夫翁之孝。既古今所難。而其生平之善。又不可勝紀如此。則是翁固已千百世不朽。豈特期頤黃耇鮐背。如詩人所頌已哉。翁嘗爲鄉飲大賓。居家以詩禮爲訓。五子皆賢。諸孫學問有聲。供能成翁志。一門雍肅。有萬石太邱遺風。予聞之蓋有夙云。

## 梅耦長孝廉六十序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其學。可得聞歟。嘗聞諸孔子矣。外寬而內正。直己而不直人。伯玉之行也。學至於化。亦微矣。操行顧若是焉已乎。寬以處氣運。則氣運莫能奪。寬以處萬物。則萬物莫能動。寬以處境遇。則境遇莫能移。由是運有變而我不變。物可亂而我不亂。遇可窮而我不窮。夫是之謂外寬而內正。以其外寬內正者。養之無閒。愈久愈純。愈大。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夫是之謂直己而不直人。噫。苟非學抵於純而幾於化。孰能與於此哉。宛陵梅耦長先生孝於親。信義著鄉里。其學閎深而闢。其詩文辭蔚然清警。樓秀。書畫脫時蹊。入古。海內流傳。士大夫推之。非一日矣。乃年逾強仕。始舉於鄉。而六十猶未第。人皆惜之。予曰。是奚足爲先生惜哉。昔先王之世。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而蠻觸貊譏。戴晉人神人以旁礴萬物稱於連叔。先生生於庚辰。迄今六十年。世事之盛衰成敗。見之久矣。人情物態民風

之機變歷之深矣是非毀譽得失安危顯晦嘗之熟矣經史百家之說究之精矣陰陽消息天人感應之爽與弗爽驗之審矣燕齊吳楚高山大川草木鳥獸之情狀閱之多矣俯仰上下數十年間一旦而成六十宵無有浩乎自得於中而夷然不屑於外者乎古聖賢靜虛而化雖天資學問之高然非閱歷深者亦莫能致且孔子未知今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則先生由此德日充學日益光大舉生平高才盛名悉歸澹靜而與天地之往來不窮者同游無極則區區肯綮技係又何足校短長置欣戚於其間乎余未得素交於先生然其生平少孤遭變敦行不倦以名於當時至於閨門雍肅丈夫子四皆成立益振於後則固所熟聞而心慕焉久矣戊寅來宛陵適先生夫婦同開六秩其子堉程子仙臞乞以言爲先生壽又何敢以諛詞進哉特據其平昔所欲言者質之先生亦將河漢其言歟抑掀髯浮白而軒然莫逆於心也

## 黃復庵隱君六十序

黃復庵隱君以癸未登六十其子宗夏請予文爲之壽君生於甲申適鼎革之際迄今且六十年矣君新安人家於吳幼讀書識大義不習舉子業豪邁喜賓客走馬擊劍嶽嶽然當仁不讓爲識者之所重甲寅逆藩耿精忠叛君與耿有舊爲仇家陷繫獄者十有四年乃家破而君之學益進吾嘗謂以道義立命而氣運爲之轉移者其人必壽昔劉元城遷謫窮荒萬里未嘗一日病及章惇遣土豪圖之必無幸免乃飲酒談笑自若卒無恙而登上壽且夫天地所以久長不息者道而已氣運有汙隆道不得不與之爲顯晦人能盡人事以扶道則剝復之機在我而其人亦且與造化爲無極彼神仙但能轉移一身之氣運此仁

者之壽所以遠過乎神仙萬萬也君之初罹於難也吳令設計將脫君君毅然出不苟免張子采舒亦吳中義士以友難繫獄與君訂交縲紲間相與力學攻苦讀書聲琅琅徹圜戶外又累石爲小山掘池溪環澗紆跨以梁虹吸吸水入流涓涓不竭山上下雜植小竹樹鬱蔥蔥然時對之歎曰吾無異置身天姥峯頭也嗟乎苟非知命以養氣烏能甯靜若此哉宗夏之言曰先生文章乃家大人所篤嗜思借以不朽者故願一言以爲壽宗夏爲予友劉繼莊先生高弟既又請執贄於予予辭焉而宗夏好學不懈孜孜然信道益篤爲吾黨畏友乃余今志氣亦稍衰矣其言何足以壽君顧其所以自勵而未逮者無不可質之於君而表於後也因述其意爲之序宗夏歸而奉觴以爲獻庶幾見君生平大節而其所以不朽者亦有在於是乎

## 林不巖先生九十序

張子房壽四百五十有三年或曰未之前聞也曰四皓年皆八九十出爲儲皇定位則其壽不過百年吾嘗以謂神仙天地之槁木無補於造化無功於生民縱與天地齊壽不及四皓之爲功乃子房佐高帝除殘去暴救民水火則漢之四百五十三年之歷數皆子房之歷數也其壽又甯與黃綺諸公同日論哉甬上林不巖先生崇禎癸未進士以行人出使值鼎革高隱六十餘年不出今九十矣萬太史九沙爲徵言京師予與太史叔父季野交最善季野尊人履安先生以壬午孝廉高尚不仕諸子俱巖栖窮經博古太史世其家學雖顯於時而古誼克敦無忘故舊甬上故多君子嗟乎季野爲予言林先生久矣而今已九

十也。其爲黃綺諸公乎。抑爲滄海君圯上老人造就英豪。且不知其壽所紀計也。乃爲之頌曰。昊天孔昭。我生靡樂。東海之濱。有蔚其特。日月光華。風雷旁礴。睠焉顧之。天心如昨。倬彼四明。浮雲霽止。有戢者羽。長林萃止。胡不戾天。我心頡止。億萬斯年。維茲義止。松柏皇皇。鸞鶴踽踽。滄海茫茫。龍潛陽陽。我車既良。我馬孔揚。黼黻珪璋。攸好德無疆。我有尊酒。遠莫致之。我有端綺。聊與紕之。紕之維何。中心好也。幸兮渭兮。神所勞也。

## 楊母范太君八十序

初山陰楊安城先生以友義蒙難徙塞外。予作安城先生傳傳於世。表其義也。辛巳冬十有一月。先生子耕夫、楚萍以母范太君八秩。更請予言爲之壽。太君蓋從先生於難三十餘年。耕夫兄弟顧請得還。又八年而登八十。嗟乎。予曷能已於言哉。初先生之罹於難也。太君夷然不尤不怨。既而論徙甯古塔。例與妻偕。先生買一婦以代妻。太君泣曰。我夫婦誓同生死。今患難忍相棄乎。先生曰。不然。我母老。兩子幼。留若代我奉母孝也。撫其子慈也。孝且慈義也。胡不可。太君曰否。君有弟可以奉母。我有姑可以撫子。姑有託。子亦有託。何必我。我誠不忍夫子孑身窮荒萬里。輾轉冰天雪窖。疾病飲食莫之恤。而我宴然家處。不與同其患。於是立具妝。嫁所買婦於故人之無妻者。而已卒與先生偕。於戲。白光嶽氣。分士大夫棄名節不顧者何可勝數。乃孤忠奇節。見於布衣、草莽、婦人女子。如先生與太君者。往往而有。蓋正氣猶存。先王之流風未泯。而義聲所感。雖至愚不肖。尚知節義足重。故先生之在徙所。氣彌厲。行彌篤。剛毅果敢無稍屈。

太君則夙夜箴管槃匜苤羹菽麥黃釀黍秫供賓客如平日又時時傾廚篋佐先生贖同難子女之沒爲奴婢者於是人莫不敬之親之從而化之月令曰日短至陰陽爭長至亦曰陰陽爭不爭於他時而爭於此際何哉陽盛而陰衰陰盛而陽衰無所事於爭唯各處其盛而衰者忽勃焉起勢不得不震憾紛拏擾搏故曰陰疑於陽必戰數十年來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仁殘義賊是非廉恥澌滅已盡幾疑天地生人無復殊於禽獸陰陽之不爭久矣且夫太君豈嘗有生還故里之想哉乃耕夫兄弟經營十有餘年竟奉母於羈累萬里之外而返之乎中土今且八十而康強倍於往日子孫環侍一堂捧觴爲壽噫七日來復利有攸往謂非天地之心有可見之幾乎然則予之不能已於言者亦天地相爭之氣之不能已而因太君以發其端者也